DS
735
A2Y86
1771a
v. 30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C 400/62
ASIAN COLLECTION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五十九

唐

德宗皇帝

甲戌 貞元十年。春正月。雲南擊吐蕃。大破之。遣使來獻捷。

韋皐遣其節度巡官崔佐時。齎詔詣雲南。佐時至。吐蕃使者數百人先在其國。異牟尋令佐時衣牂牁服（注見前）。而入。佐時曰。我大唐使者。豈得衣小夷之服。異牟尋不得已。乃夜迎之。佐時大宣詔書。異牟尋恐懼失色。歔欷受詔。佐時因勸異牟尋悉斬吐蕃使者。去其所立之號。復南詔舊名。異牟尋皆從之。與佐時盟于點蒼山（在今大理府太和縣西。滇載記。山高千餘仞。有峯十九。蒼翠如玉。蒙氏封為中岳。神祠在山中峯之麓。）先是。

吐蕃徵兵于雲南。異牟尋許發五千人與之。至是遣五千人前行。異牟尋自將數萬人踵其後。襲擊吐蕃。大破之。取十六城。虜其五王。降其衆十餘萬。遣使獻捷。已而異牟尋復遣其弟獻地圖土貢。及吐蕃所給金印。請復號南詔。詔以袁滋（字德深。蔡州朗山人。）爲册使。立異牟尋爲南詔王。（詔賜銀窠金印。異牟尋北面跪受。因與使者宴。出元宗所賜器物。指老笛工歌女曰。皇帝所賜龜茲樂。唯二人在耳。袁滋曰。南詔當深思祖考。子子孫孫。盡忠于唐。異牟尋曰。敢不敬承使者之命。）

夏。六月。昭義節度使李抱真卒。

李抱真卒。（抱真惑方士之言。餌丹二萬餘丸。不食而死。）其子緘祕不發喪。詐爲抱真表。求以職事授已。都虞候王延貴（字君佐。汝州梁人。）素以義勇聞。上知抱真已卒。遣中使第五守進往觀變。且

延齡面肆欺妄對德宗直詆開元天寶豈尚有人臣之禮糞土多金已爲荒誕而匹段雜貨更安能久瘞不腐可供支用此不可以愚三尺之童者而德宗尚欲資以聞外事闇蔽甚矣

以軍事委延貴守進至謂緘曰朝廷已知相公捐館令王延貴權知軍事侍御宜發喪行服緘愕然出謂諸將曰朝廷不許緘掌事諸君意何如衆莫對緘乃發喪守進召延貴宣口詔令視事趣緘赴東都尋以延貴爲節度使賜名虔休

冬十二月陸贄罷爲太子賓客

裴延齡恣爲詭譎處之不疑上欲修神龍寺延齡奏同州一谷有木數千株皆可八十尺上曰開元天寶間求美材于近畿猶不可得今安得有之對曰天生珍材固待聖君乃出開元天寶何從得之又奏簡閱左藏于糞土中得銀十三萬兩雜貨百萬有餘請入雜庫以供別支太府少卿韋少華抗表稱此皆每月申奏之物請加推驗不許上亦頗知延齡誕妄但以其好詆毀人冀聞外事故親厚之羣臣畏其有寵莫敢言陸贄

獨以身當之上書極陳延齡姦詐數其罪惡其略曰延齡以聚斂爲長策以詭妄爲嘉謀以掊克斂怨爲匪躬以靖譖服讒爲盡節可謂堯代之共工魯邦之少卯跡其姦蠹日長月滋移東就西便爲課績取此適彼遂號羨餘昔趙高指鹿爲馬臣謂鹿之與馬物理猶同豈若延齡掩有爲無指無爲有臣以卑鄙任當台衡情激于衷雖欲罷而不能自默也書奏上不悅待延齡益厚趙憬之入相也贄實引之既而有憾于贄事見前密以贄所譏彈延齡事告之延齡益得以爲計上由是信延齡而不直贄贄與憬約至上前極論延齡姦邪上怒形于色憬默而無言遂罷贄爲太子賓客贄爲相嘗奏論備邊六失以爲措置乖方課責虧度財匱于兵衆力分于將多怨生于不均機失于遙制夫關東戍卒不習土風身苦邊荒心畏戎虜或利王師之敗乘擾攘而東潰或拔棄城鎮搖遠近之心豈惟無益實亦有損可謂措置乖方矣自頃權移于下柄失于朝將之號令既鮮克行之於軍國之典常又不能施之于將罪以隱忍而不彰功

施

以嫌疑而不賞使忘身效節者獲誚于等夷率衆先登者取怨于士卒僨軍蹙國者不懷于愧畏緩救失期者自以為智能可謂課責虧度矣虜每入寇將帥虛張威勢惟務徵發益師無裨備禦之功重增供億之弊有司所入半以事邊閭井日耗徵求日繁可謂財匱于兵衆矣夫兵以氣勢為用者也氣聚則盛散則消勢合則威析則弱自頃分割朔方列為三使其餘鎮軍數且四十既無軍法下臨惟以客禮相待可謂力分于將多矣理戎之要在于練覈優劣之科以為衣食等級之制使能者企及否者息心今窮邊長鎮之兵皆百戰傷夷之餘終年勤苦而常有凍餒之色關東戍卒怯于應敵而賜衣糧所頒厚踰數等又有素非禁旅遂隸神策其于廩之饒遂有三倍之益可謂怨生于不均矣自頃邊軍去就裁斷多出宸衷戎虜馳突迅如風飆驛書上聞旬月方報守土者以兵寡不敢抗敵分鎮者以無詔不肯出師賊既縱掠退歸此乃陳功告捷將帥幸于總制在朝不憂罪累陛下又以為大權由己不究事情可謂機失于遙制矣臣謂宜罷諸道防秋令本道但供衣糧募戍卒願留及蕃漢子弟多開屯田官為收糴寇至則人自為戰時至則家自力農又擇文武能臣為隴右朔方河東之元帥緣邊諸鎮有非要者隨便併之然後減姦濫虛浮之費以豐財定衣糧等級之制以和衆弘委任之

租庸調變爲兩稅在唐時沿習歲久其勢亦難驟更贄欲改賦錢而復徵穀絹是徒泥故册陳言而不知時勢所便且有不得不易錢而爲銀者夫民生利病特在司牧者調劑而善馭

道以宣其用。懸賞罰之典以考其成。如是則戎狄威懷疆場寧謐矣。上雖不能盡用。心甚重之。 上性猜忌。官無大小。必自選用。一經譴責。終身不收。好以辯給取人。不得敦實之士。贄又諫曰。登進以懋庸。黜退以懲過。二者迭用。理如循環。故能使黜退者克勵以求復。登進者警飭以恪居。上無滯疑。下無蓄怨。又曰。明主不以辭盡人。不以意選士。如或好善而不擇所用。悅言而不驗所行。進退隨愛憎之情。離合繫異同之趣。是猶捨繩墨而意裁曲直。棄權衡而手揣重輕。雖甚精微。不能無謬。又曰。中人以上。迭有所長。苟區別得宜。付授當器。及乎合以成功。亦與全才無異。但在明鑒大度。御之有道而已。以一言稱愜爲能。而不核虛實。以一事違忤爲咎。而不考忠邪。稱愜則付任逾涯。不思其所不及。違忤則罪責過當。不恕其所不能。則職司之內無成功。君臣之際無定分矣。上不聽。贄又奏請均節財賦。凡六條。其一論兩稅之弊。畧曰。舊制租庸調法。天下均一。雖欲轉徙。莫容其姦。故人無搖心。而事有定制。兵興以來。版圖隳壞。執事者知弊之宜革。而遂失其原。知簡之可從。而不得其要。遽更舊法。以爲兩稅。但取大歷中一年科率最多者以爲定數。夫財之所生。必因人力。故先王之制賦入。必以丁夫爲本。不以務穡增其稅。不以輟稼減其租。則播種多。不以殖產厚其征。不以流寓免其調。則地著固。

之可耳若銀錢穀絹不過異名同實耳理之不得其人皆足病民亂政贅而後奏議多達國體此則不免迂腐爲並存而別白之實不害其賢也

不以飭勵重其役不以窳怠蠲其庸則功力勤兩稅之立惟以資產爲宗不以丁身爲本由是務輕資而樂轉徙者恒脫于徭稅敦本業而樹居產者每困于徵求此乃誘之爲姦驅之避役創制之首不務齊平供應有頻簡之殊牧守有能否之異所在徭賦輕重相懸所遣使臣意見各異計奏一定有加無除又大歷中供軍進奉之類既收入兩稅令于兩稅之外復又並存望稍行均減以救彫殘其二請兩稅以佈帛爲額畧曰穀帛者人之所爲錢貨者官之所爲也是以兩朝著令租出穀庸出絹調出繒纊布曷有禁人鑄錢而以錢爲賦者哉令之兩稅獨以錢穀定稅所徵非所業所業非所徵遂或增價以買其所無減價以賣其所有一增一減耗費已多望勤會諸州初納兩稅年絹布定估比類當今時價加賤減貴酌取其中總計合稅之錢折爲布帛之數三論長吏以增戶加稅闢田爲課績畧曰長人者罕能推忠恕之情體至公之意以傾奪鄰境爲智能以招萃遠逃爲理化搖彼適此者既爲新收而育復倏往忽來者又以復業而見優惟安居不遷者則使之日重斂之日加請詳定考績若管內阜殷稅額有餘任其據戶口均減以減數多少爲考課等差其十分減三者爲上課減二者次焉減一者又次焉如或人多流亡加稅見乃比較殿罰法亦如之其四論稅限迫促畧曰蠶事方興

已輸繼稅。農功未艾。遽斂穀租。上司之繩責既嚴。下吏之威暴愈促。有者急賣而耗其半直。無者求假而費其倍酬。望更詳定徵稅期限。其五請以稅茶錢置義倉以備水旱。其六論兼并之家。私斂重于公稅。請爲占田條限。裁減租價。事皆不行。贄以上知待之厚。事有不可。常力爭之。或規其太銳。贄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他無所恤。

乙亥　十一年。夏四月。貶陸贄爲忠州唐置今隸四川別駕。

裴延齡譖李充張滂李銛黨于陸贄。充爲京兆尹滂爲鹽鐵使銛爲司農卿以職事相關。時譖延齡之姦。故惡之。會旱。延齡奏言贄等失勢怨望。言天旱民流。度支多欠諸軍芻糧。動搖衆心。其意非止欲中傷臣而已。後數日。上獵苑中。適有軍士訴度支不給馬芻。上意延齡言爲信。遽還宮。貶贄爲忠州別駕。充滂銛皆爲諸州長史。初陽城自處士徵爲諫議大夫拜官

不解。人皆想望風采。曰城必諫諍死職下。及至。諸諫官紛紛言事細碎。天子益厭之。而城方與容日夜痛飲。人莫能窺其際。皆以為虛得名耳。前進士韓愈(字退之。河陽人。)作爭臣論以譏之。城亦不以屑意。及陸贄等坐貶。上怒未解。中外惴恐。以為罪且不測。無敢救者。城即帥拾遺王仲舒(字宏中。并州祁人。)補闕熊執易崔邠(字處仁。武城人。)等。守延英門上疏。論延齡姦佞。贄等無罪。上大怒。欲罪之。太子為營救。乃解。令宰相諭遣之。金吾將軍張萬福(聞諫官伏閤。趣往。大言賀曰。朝廷有直臣。天下必太平矣。遂徧拜城等。萬福武人。年八十餘。自此名重天下。)時朝夕相延齡。城曰。脫以延齡為相。當取白麻壞之。慟哭于廷。李繁者。泌之子也。城嘗數延齡過惡。欲密論之。使繁繕寫。繁徑以告延

監軍以留後遷除爲市恩之端留後即以監軍鑄印爲報德之具朝廷惟其所欲恬不爲怪監軍有印從此遂爲例事貞元政治若此無怪乎强藩以閹宦交結橫行矣

齡。延齡先詣上一一自解。疏入。上以爲妄。不之省。尋改城爲國子司業。

五月。以李說字巖甫。淮安王神通五世孫。爲河東留後。

河東節度使李自良卒。監軍王定遠。奏請以行軍司馬李說爲留後。說深德定遠。爲請鑄監軍印。從之。監軍有印自此始。定遠自以有功于李說。遂專軍政。殺大將彭令茵。說奏其狀。定遠詣說刺之。說走免。定遠召諸將謂曰。有勅以李景略爲留後。諸軍皆遷官。大將馬良輔覺之。麾衆不受。定遠走踰城墜死。

秋八月。司徒侍中北平王馬燧卒。諡曰莊武。

冬十月。橫海軍亂。逐其節度使程懷直。

橫海節度使程懷直。不恤士卒。出獵數日不歸。懷直從父兄懷信閉門拒之。懷直奔京師。以懷信爲留後。

丙子十二年春正月以渾瑊王武俊兼中書令嚴震田緒劉濟韋皋並同平章事諸節鎮悉加檢校官

欲以悅其意也

三月以李齊運（蔣王惲之孫）為禮部尚書

齊運無才能學術專以柔佞得幸每宰相對罷則齊運進決其議或病臥家上欲有所除授遣中使就問之

夏四月魏博節度使田緒卒

緒尚嘉誠公主有庶子三人季安最幼公主子之緒卒左右推季安為留後

六月以竇文場霍僊鳴為護軍中尉

初上置六統軍視六尚書以處罷鎮者相承用麻紙寫

制。至是文場諷宰相。比統軍降麻。翰林學士鄭絪字文明。鄭州滎陽人奏故事惟封王命相用白麻。今不識陛下特以寵文場邪。遂爲著令也。上乃謂文場曰。武德貞觀時。中人不過員外將軍。衣緋者無幾。輔國以來。始隳制度。朕今用爾。不謂無私。若復降麻。天下必謂爾脅我爲之矣。文場叩頭謝。遂焚之。謂絪曰。宰相不能違拒中人。朕得卿言方寤耳。是時竇霍勢傾中外。藩帥多出神策軍。臺省清要。亦有出其門者矣。

以嚴綬挺之族孫。爲刑部員外郎。

初。上以奉天窘乏。故還宮以來。專意聚斂。藩鎮多以進奉市恩。皆云稅外方圓。胡三省注。折則成方。轉則成圓。言于常稅之外。別自轉折以致

貨財也。亦云川度羨餘。其實或增斂百姓或減刻吏祿或
販鬻蔬果往往自入所進纔什一二。李兼在江西有月
進。韋皐在西川有日進。其後常州刺史裴肅濟源人。以進
奉遷浙東觀察使。刺史進奉自肅始。宣歙判官嚴綬掌
留務。竭府庫以進奉。徵爲刑部員外郎。幕僚進奉自綬
始。綬以進奉。上記其名。尋遷河東行軍司馬。不踰年。即
授節度使。湖南觀察使呂渭。奏發永州刺史陽履贓
賄。三司鞫之。對曰。所斂物已市馬進之矣。詰馬主爲誰。
馬齒幾何。對曰。馬主東西南北之人。今不知所之。按禮
齒路馬有誅。故不知其齒。上悅其進奉
之言。免官而已。呂渭。字君載。河中人。

秋七月宣武軍亂以董晉爲節度使。

宣武節度使李萬榮病不知事。霍僊鳴薦押牙劉沐爲
行軍司馬。時萬榮子迺爲兵馬使。上遣中使第五守進

董晉於汴變定亂裁抑更張頗見經濟乃轉以爲柔仁而別用行軍司馬掣其肘權于用人機宜失之遠矣厥後宣武軍之變非朝議實激成之乎

至汴州宣慰軍士呼曰兵馬使勤勞無賞劉沐何人爲行軍司馬沐懼陽中風舁出軍士欲斫守進遮止之遂殺大將數人都虞候鄧惟恭滑州匡城人執滔送京師詔以董晉爲宣武節度使萬榮卒惟恭遂權軍事不遣人迎晉晉受詔即與傔從十餘人赴鎮不用兵衞惟恭以晉來速不及謀乃帥諸將出迎晉命惟恭勿下馬氣色甚和既入仍委以軍政惟恭尋謀作亂晉誅其黨械惟恭送京師時朝議以董晉柔仁恐不能集事乃以汝州刺史陸長源爲行軍司馬以佐之長源性剛刻多更張舊事晉初皆許之案成則命且罷由是軍中得安。陸長源字泳吳人。

八月乙未朔日食

九月以李景略爲豐州都防禦使

初上不欲生代節度使常自擇行軍司馬以爲儲帥李景略爲河東行軍司馬李說忌之回鶻梅錄入貢過太原說與之宴梅錄爭坐次說不能遏景略叱之梅錄識其聲趨而拜之曰非豐州李端公唐人稱侍御史爲端公邪遂就下坐坐中皆屬目于景略說益不平乃厚賂竇文場使去之會有傳回鶻將入寇者上以豐州當虜衝擇可守者文場因薦景略豐州窮邊氣寒土瘠民貧景略以勤儉帥衆二歲之後儲備完實雄于北邊

裴延齡死

中外相賀上獨悼惜之。諫議大夫崔損常爲延齡所薦上卽以爲同平章事。崔損字至無元疇之從孫。

冬十一月以韋渠牟（述從孫）為諫議大夫

上自陸贄貶官尤不任宰相自縣以上皆自選用中書行文書而已然深居宮中所取信者裴延齡李齊運司農卿李實（道王元慶四世孫）翰林學士韋執誼（京兆人）及渠牟皆權傾宰相趨附盈門實狡險掊克執誼以文章與上唱和年二十餘入翰林渠牟形神恌躁尤為上所親狎（故事上生日用沙門道士講論于麟德殿既而以儒士參之渠牟輕談辯給上悅之由四門博士旬日間遷補闕至是遂為諫議大夫）上每對執政漏不過三刻渠牟奏事率至六刻語笑款狎往往聞外所薦引咸不次遷擢率皆庸鄙之士

丁丑十三年春二月築方渠合道木波（九域志環州方渠縣有木波馬嶺石昌合）

道。四鎮。環州。今慶陽府環縣。是。方渠廢縣及四鎮故址。俱在今環縣。三城。

上以方渠、合道、木波、皆吐蕃要路。欲城之。使問邠寧節度使楊朝晟。須幾何兵。對曰。邠寧兵足以城之。上曰。歸城鹽州。用兵七萬。今三城尤逼虜境。如此何也。對曰。今發本鎮兵。不旬日至。出其不意而城之。虜謂吾衆不減七萬。不敢輕來。不過三旬。吾城已畢。虜雖至。城旁草盡不能久留。虜退則運芻糧以實之。此萬全之策也。若大集諸道兵。踰月始至。虜亦集衆而來。與我爭戰。勝負未可知。何暇築城哉。上從之。朝晟分軍爲三。各築一城。踰月。三城成。朝晟軍還至馬嶺。吐蕃始出追之。相拒數日而去。朝晟遂城馬嶺而還。開地三百里。皆如其素。謂皆如其

素所慮之期也。

以姚南仲（華州下邽人）爲義成節度使。

初。李復爲義成節度使。辟盧坦（字保衡。洛陽人。）爲判官。監軍薛盈珍數侵軍政。坦據理拒之。盈珍曰。盧侍御所言公。我固不違也。及是復卒。詔以陝虢觀察使姚南仲代之。盈珍曰。姚大夫書生。豈將才也。坦私謂人曰。姚大夫外柔中剛。監軍侵之。必不受。軍府之禍。自此始矣。遂潛去。既而盈珍與南仲有隙。（盈珍欲奪南仲軍政。南仲不從。故有隙。）幕府多以罪貶。有死者。後上徵盈珍還。（盈珍遣小吏乘驛。譖奏南仲罪。牙將曹文洽追殺之。自作表雪南仲之冤。且首專殺之罪。遂自殺。驛吏以聞。上異之。遂召還盈珍。）南仲亦入朝待罪。上召見。問曰。盈珍擾卿邪。對曰。盈珍不擾臣。但壞陛下

法耳。且天下如盈珍輩。何可勝數。雖使羊杜復生。亦不能行愷悌之政。成攻取之功也。上默然。竟不罪盈珍。仍使掌機密。

秋七月。起復張茂宗茂昭之弟。為左衛軍。尚公主。

茂宗許尚義章公主帝之女。未成昏。母卒。遺表請終嘉禮。上許之。拾遺蔣乂字德源。常州義興人。上疏曰。古有墨衰以從金革之事者。未聞駙馬起復尚主也。上曰。人間多借吉成昏者。卿何執此之堅。對曰。婚姻喪紀。人之大倫。吉凶不可瀆也。委巷之家。不知禮數。其女孤貧無恃。或有借吉從人。未聞男子借吉娶婦者也。上不悅。命趣下嫁之期。遂成昏。

德宗處置農夫毆宦者一事尚爲近理乃既知宮市病民不急禁止轉惑于小人邪說謂游民仰以取給何憒憒乃爾

冬十二月以宦者爲宮市使

先是宮中市外間物令官吏主之隨給其直比歲以宦者爲使謂之宮市置白望數百人抑買人物以紅紫染故衣敗繒尺寸裂而給之仍索進奉門戶及腳價錢名爲宮市其實奪之嘗有農夫以驢負柴宦者稱宮市取之又就索門戶農夫曰我有父母妻子待此然後食今以柴與汝不取直而歸汝尚不肯我有死而已遂毆宦者街吏擒以聞詔黜宦者賜農夫絹十匹然宮市亦不爲之改諫官御史數諫不聽徐州節度使張建封入朝具奏之上頗嘉納以問判度支蘇弁弁希宦者意對曰京師游手萬家無土著生業仰宮市取給上信之故凡

言宮市者皆不聽。

戊寅十四年。秋。八月。初置神策統軍

時禁軍戍邊者。稟賜優厚。諸將多請遙隸神策。其軍遂至十五萬人。

九月。以于頔字允元。謹七世孫。爲山南東道節度使。

頔由陜虢觀察使。爲山南東道節度使。請陞襄州爲大都督府。從之。上晚年。盡務姑息。頔所奏建。無不開允。頔嘗誣幼吉州刺史元洪贓罪。上爲之流端州。頔復表洪責太重。上因改洪吉州長史。頔又怒判官薛正倫奏貶之。比詔下。頔怒已解。復奏署舊職。初襄州有髹器。天下以爲法。及頔驕蹇。凡方帥不法者。號襄樣節度。吉州。唐置。今江西吉安府是。端州。隋置。今廣東肇慶府是。

吳少誠叛。

少誠遣兵侵掠壽州殺鎮遏使已而復寇唐州掠臨潁。陳許留後上官涗時曲環卒涗以刺史知留後遣將救之敗沒少誠遂圍許州朝廷以涗爲節度使涗欲棄城走營田副使劉昌裔字光後太原陽曲人諫止之少誠晝夜急攻昌裔鑿城出擊大破之城由是全兵馬使安國寧謀翻城應賊昌裔以計斬之召其麾下八給二縑伏兵要巷見持縑者悉斬之無得脫者

貶陽城爲道州前注見刺史。

太學生薛約師事司業陽城坐言事徙連州隋置今隸廣東城送之郊外上以城黨罪人貶道州刺史。城治民如治家賦稅不登觀察使數加誚讓城自署其考曰撫字心勞徵科政拙考下下觀察使遣判官督其賦城自繫獄判官大驚馳詣之城不復歸判官辭去又遣他判官往案之判官載妻子行中道逸去

徵科撫字原應並行不悖使遇災傷爲民請命宜也設值歲稔亦必蠲去其賦以爲利民依古無此治體丈家所謂失之未詳至城自署其考自繫於獄則不免市名矯激亦太過矣甚而往案判官且載妻子逃逸官箴又可問邪

己卯十五年。春。宣武節度使董晉卒。軍亂。殺留後陸長源。長源性刻急。恃才傲物。軍中惡之。晉卒。長源知留後。揚言曰。將士弛慢日久。當以法齊之耳。衆皆懼。或勸之發財以勞軍。長源曰。我豈效河北賊。以錢買健兒求節鉞邪。軍中怨怒。作亂。殺長源。監軍俱文珍以宋州刺史劉逸準。正臣之子。久為宣武大將。得衆心。召之。逸準引兵徑入汴州。衆乃定。遂以為節度使。錫名曰全諒。

以李錡國貞之子。為浙西觀察使。諸道鹽鐵轉運使。李齊運受李錡賂數十萬。薦之于上。故用之。錡刻剝以事進奉。上由是悅之。錡又以饋遺結權貴。恃此驕縱。無所忌憚。布衣崔善貞詣闕上封事。言宮市進奉及鹽鐵之弊。因言錡不法事。上械送錡。錡生瘞之。遠近聞之。不寒而慄。錡復欲為自全計。增廣兵

衆。選有力善射者。謂之挽彊胡奚雜類。謂之蕃落。給賜十倍他卒。判官盧坦屢諫不悛。與幕僚李守約等皆去之。李守約。勉之子。

以韓弘滑州匡城人。為宣武節度使。

劉全諒卒。軍中思劉元佐之恩。推其甥兵馬使韓弘為留後。詔以為節度使。弘將兵。識其才鄙勇怯。指顧必堪其事。先是吳少誠遣使與全諒約。共攻陳許。使者數輩猶在館。弘悉驅出斬之。選卒三千擊許下。少誠由是失勢。宣武軍自元佐卒。凡五作亂。弘召倡者。及其黨三百人數而斬之。自是至弘入朝。二十一年。士卒無一人敢讙呼于城郭者。

詔削奪吳少誠官爵。令諸道兵討之

諸軍討吳少誠者。既無統帥。進退不一。自潰于小㶏水。

溵亦作濦水經注汝水別流謂之濦水東逕征羌城北合小濦水南流注于大濦水考征羌故城在今許州郾城縣縣南有沙河下流至陳州府商水縣入于潁卽古濦水也委棄器械資糧皆爲少誠所有于是始議置招討使

冬十二月中書令咸寧王渾瑊卒諡曰忠武

瑊性謙謹雖位窮將相無自矜大之色每貢物必躬自閱視受賜如在上前上還自興元雖一州一鎮有兵者皆務姑息瑊每奏事不過者胡三省注唐制凡奏事得可者皆過中書門下不過者寢其奏不下也輒私喜曰上不疑我故能以功名終

庚辰十六年春二月以韓全義與卒伍史失其先世爲蔡州招討使夏五月全義與淮西兵戰于溵南溵水之南也大潰

全義本出神策軍中尉竇文場愛之薦于上使統諸軍

討吳少誠十七道兵皆受節度全義素無勇畧既爲大帥每議軍事監軍數十人爭論紛然不決而罷士卒久屯沮洳之地天暑病疫全義不存撫人有離心與淮西戰鋒鏑未交諸軍大潰退保五樓（地名在今陳州府商水縣西南）已而少誠襲擊全義全義大敗走保陳州

徐泗濠節度使張建封卒

建封鎮彭城十餘年軍府稱治病篤累表請代詔以韋夏卿（字雲客京兆萬年人）爲行軍司馬勅下建封已卒軍士爲變刼建封子愔令知軍府事殺留後及大將數人械繫監軍上聞之以李鄘爲宣慰使鄘至召將士宣朝旨諭以禍福脫監軍械使復其位比鄘還愔表求旄節朝廷不

許。加淮南節度使杜佑。兼徐泗濠節度使。使討之。前鋒濟淮而敗。佑不敢進。朝廷不得已除愔團練使。後名其軍曰武寧。以愔為節度使。初。建封之疾病也。濠州刺史杜兼。陰圖代之。疾驅至府。幕僚李藩曰。僕射疾危如此。公宜在州防遏。來欲何為。不速去。當奏之。兼錯愕徑歸。及是。兼誣奏藩搖動軍情。上大怒。密詔杜佑殺之。佑素重藩。出詔示之。藩神色不變。佑曰。吾已密論用百口保君矣。上猶疑之。召藩詣長安。望見其儀度安雅。乃曰。此豈為惡者耶。即除秘書郎。杜兼。字處弘。正倫五世孫。李藩。字叔翰。趙州人。

秋。九月。以李元素字太樸。密之裔孫。為義成貞元元年。更號滑亳許節度為義成軍。節度使。

義成節度使盧羣字載初。范陽人。卒。賈耽曰。凡就軍中除節度使。必有愛憎向背。喜懼者相半。故衆心不安。自今願陛下只自朝廷除人。庶無他變。上以為然。故有是命。

溵南之敗全義罪無可解少誠假監軍詭奏復受朝命並不由于招徠一任閹豎從中播弄擁敗為功德宗信之不疑且曲為表白

冬十月赦吳少誠復其官爵

吳少誠引兵還蔡州先是韋臯聞諸軍討少誠無功請以渾瑊賈耽為元帥統諸軍若重煩元老則臣請以精銳萬人下巴峽以翦凶逆不然因其請罪而赦之罷兩河諸軍以休息公私亦策之次也若少誠一旦為麾下所殺又當以其官爵授之則是除一少誠生一少誠為患無窮矣賈耽言于上曰賊意亦望恩貸恐須開其生路上然之會少誠致書監軍求昭洗監軍奏之詔赦少誠復其官爵韓全義至長安竇文場為掩其敗迹上禮遇甚厚全義稱足疾遣司馬崔放入對放為全義謝無功上曰全義能招來少誠其功大矣何必殺人然後為功耶

辛巳十七年夏五月壬戌朔日食

淮西禍逆實由此釀之

以高固。本渾瑊僮奴瑊以齊有高固因名之。爲朔方節度使。

朔方節度使楊朝晟卒。軍中欲奉寧州刺史劉南金爲帥。南金曰。節度使固我所欲。然非天子之命則不可。命閉門不納。衆去詣兵馬使高固。固逃匿。搜得之。固曰。諸軍能用吾言則可。衆曰。惟命。固曰。毋殺人。毋掠金帛。衆曰。諾。乃共詣監軍。請奏之。衆曰。劉君必撓吾事。詐稱監軍命召計事。至而殺之。上聞之。遣高品。唐內侍省官名。薛盈珍往詗軍情。盈珍遂以上旨命固知軍事。固宿將。以寬厚得衆。前使忌之。置于散地。同列多輕侮之。及起爲帥。一無所報復。由是軍中遂安。

成德節度使王武俊卒。

以其子士眞代之。

秋九月韋皋大破吐蕃于雅州。（唐置今爲府屬四川。）

初吐蕃寇鹽州又陷麟州敕皋出兵深入吐蕃以分其勢皋遣將將兵二萬分出九道破吐蕃于雅州轉戰千里凡拔城七軍鎮五焚堡百五十斬首萬餘級圍維州（唐置故城在今四川茂州保縣。）及昆明城（唐縣後沒吐蕃今爲鹽源縣屬四川寧遠府。）明年吐蕃救維州皋擊敗之獲其將論莽熱。（吐蕃遣論莽熱將兵十萬解維州之圍。四川兵據險設伏以待之。虜衆大敗。擒論莽熱。士卒死者大半。維州昆明竟不下。引兵還。遣使獻論莽熱。上赦之。）

冬十月以韋皋爲司徒南康王。

壬午 十八年秋七月詔百官毋得正牙奏事。

正牙聽政之所假奏事以訟私逋庸鄙無知宜加譴責然於令甲固無損也乃由此遂改舊章奏帝因噎廢食

嘉王府諮議高弘本正牙奏事自理逋債詔自今毋得正牙奏事如有陳奏詣延英門請對議者以爲正牙奏事所以達羣情講政事弘本無知黜之可也不當因人而廢事

癸未 十九年夏六月以孫榮義爲右神策中尉

榮義與右神策中尉楊志廉皆驕縱招權依附者衆宦官之勢益盛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冬十二月以高郢鄭珣瑜字元伯鄭州榮澤人同平章事

時崔損卒齊抗罷相遂以郢珣瑜並同平章事

貶韓愈爲陽山令漢縣今屬廣東連州

爲人隱過固長者之事若以醯行酒彊欲以義道人之罪且飲醯亦未必至嘔血廼簡特藉此要結衆心矯情飾偽諸軍士遂墮其術中觀他日之推奉代帥肺肝如揭矣

京兆尹李實恃恩驕傲爲政暴戾務徵求以給進奉言于上曰今歲雖旱而禾苗甚美由是租稅皆不免人窮至壞屋賣瓦木麥苗以輸官優人成輔端爲謠嘲之實奏輔端誹謗朝政杖殺之監察御史韓愈言京畿百姓窮困今年稅物徵未得者請俟來年遂坐貶

甲申　二十年春正月以任廸簡（京兆萬年人）爲天德軍防禦使

初天德防禦使李景畧嘗宴僚佐行酒者誤以醯進廸簡恐行酒者獲罪彊飲之歸而嘔血軍士聞之泣下及景畧卒遂欲奉以爲帥監軍以聞詔從之

秋八月以盧從史（其先元魏時盛族後徙籍不常）爲昭義節度使

昭義節度使李長榮卒上遣中使以手詔授本軍大將

叔文請太子不宜言外事語似忠愛然其結黨譏攻幾致召亂乃知小人伎倆其始必竊襲公正以自結及其得志營私植黨遂無所不爲觀伾文等踪跡詭秘陰爲求速進者標榜而

但軍士所附者即授之時大將來希皓爲衆所服中使以手詔付之希皓曰此軍取人合是希皓但作節度使不得若朝廷以一束草來希皓亦必敬事（言若束草爲節度使亦必敬而事之）因固辭兵馬使盧從史潛與監軍相結超出伍曰從史請且勾當此軍監軍曰此固合聖旨中使因取詔授之從史再拜舞蹈希皓亟回揮同列北面稱賀

九月太子有疾

初翰林待詔王伾（杭州人）善書王叔文（越州山陰人）善棊俱出入東宮娛侍太子叔文詭譎多詐自言讀書知治道太子嘗與諸侍讀論及宮市事曰寡人方欲極言之衆皆稱贊獨叔文無言既退太子自留叔文謂曰向者君獨

文人之無行者復爲羽翼搆煽牢不可破憲宗黜而去之其斷制有足稱者

無言豈有意耶。叔文曰。太子職當視膳問安。不宜言外事。陛下在位久。如疑太子收人心。何以自解。太子泣曰。非先生。寡人無以知此。遂大愛幸。與伾相依附。因言某可爲相。某可爲將。幸異日用之。密結翰林學士韋執誼及朝士有名而求速進者。陸淳字伯沖。後更名質。吳縣人。呂溫字和叔。渭之子。李景儉漢中王瑀之子。韓曄滉族子。韓泰字安平。陳諫史不言何所人。柳宗元字子厚。其先河東人。後徙于吳。劉禹錫字夢得。中山人。等定爲死友。而凌準字宗一。程异字師舉。長安人。等又因其黨以進。日與遊處。蹤跡詭秘。莫有知其端者。及是太子始得風疾。瘖不能言。

乙酉　二十一年。順宗皇帝永貞元年。春正月。帝崩。太子即位。是爲順宗。

正月朔諸王親戚入賀太子獨以疾不能來上涕泣悲歎由是得疾凡二十餘日中外不通莫知兩宮安否帝崩倉猝召翰林學士鄭絪衞次公（字從周河東人）等草遺詔宦官或曰禁中議所立尚未定次公遽言曰太子雖有疾地居冢嫡中外屬心必不得已猶應立廣陵王（名純太子之子即德宗孫）不然必大亂絪等從而和之議始定太子知人心憂疑力疾出九仙門（西內苑東北角門）召見諸軍使京師粗安明日太子即位以失音不能決事宦官李忠言昭容牛氏侍左右百官奏事自帷中可其奏王伾召叔文坐翰林中使決事伾入言于忠言稱詔行下外初無知者

以韋執誼同平章事

王叔文專國政。首引執誼爲相。已用事于中。與相倡和。

李師古發兵屯曹州。

時告哀使未至諸道。義成節度使李元素。密以遺詔示師古。師古欲乘國喪。噬鄰境。乃集將士謂曰。聖上萬福。而元素忽傳遺詔。是反也。宜擊之。遂發兵屯曹州。且告假道于汴。韓弘使謂曰。汝能越吾界而爲盜耶。元素告急。弘曰。吾在此。公安無恐。或告曰。剪棘夷道。兵且至矣。請備之。弘曰。兵來不除道也。不爲之應。師古計窮。且聞上即位。乃罷兵。吳少誠以牛皮遺師古。師古以鹽資少誠。潛過宣武界。弘皆留之。曰。此于法不許以私相餽。師古等皆憚之。

貶李實爲通州西魏置。宋改達州。今州隷四川。長史。

實殘暴掊斂。及貶。市里讙呼。皆袖瓦礫遮道伺之。

以王伾爲左散騎常侍。王叔文爲翰林學士。

伾寢陋吳語。上所褻狎。而叔文自許微知文義。好言事。上以故稍敬之。以伾爲散騎常侍。仍待詔翰林。叔文爲學士。庶事先下翰林。使叔文可否。然後宣于中書。韋執誼承而行之。韓泰。柳宗元。劉禹錫等。采聽謀議。汲汲如狂。互相推獎。僩然自得。以爲伊周管葛復出也。榮辱進退。生于造次。惟其所欲。不拘程式。其門晝夜車馬如市。伾亦尋爲翰林學士。

大赦。罷進奉宮市五坊小兒。

先是。鹽鐵月進羨餘。經入益少。五坊小兒張捕鳥雀于

閭里者。皆爲暴橫以取人錢物。至有張羅網于門。或張井上。近之。輒曰。汝驚供奉鳥雀。即痛毆之。出錢物求謝乃去。或相聚飲于酒肆。賣者就索其直。多被毆詈。或時留蛇一囊爲質。賣者求哀。乃挈而去。上在東宮知其弊。故即位首禁之。

追陸贄陽城。赴京師。未至卒。

德宗之末十年無赦。羣臣以微譴逐者。不復敘用。至是始得量移。追陸贄陽城。赴京師。二人皆未聞追詔而卒。

贄之秉政也。貶李吉甫爲明州長史。及贄貶。吉甫徙刺忠州。贄門人以爲憂。而吉甫忻然以宰相禮事之。贄遂與深交。

李吉甫。字洪憲。栖筠之子。明州。唐置。今浙江寧波府是。

以杜佑爲度支等使。王叔文爲副使。

先是。叔文與其黨謀。得國賦在手。則可以結諸用事人。取軍士心。以固其權。又懼人心不服。藉杜佑雅有會計之名。位重而務自全。(佑於貞元十九年春同平章事。)易可制。故先令佑主其名。而自除爲副。以專之。叔文不以簿書爲意。日夜與其黨屏人竊語。人莫測其所爲。

以武元衡(字伯蒼。平一之孫。)爲左庶子。

叔文之黨。多爲御史中丞。元衡薄之。劉禹錫求爲山陵儀仗使判官。不許。叔文又使其黨誘元衡以權利。不從。由是左遷元衡爲左庶子。(侍御史竇羣。奏禹錫挾邪亂政。不宜在朝。又嘗謁叔文曰。事固有不可知者。叔文曰。何謂也。羣曰。去歲李實怙恩挾貴。氣蓋一時。公當此時。逡巡路旁。乃江南一吏耳。今公一旦復據其地。安知路旁無如公者乎。其黨欲逐之。韋執誼以羣素有彊直名。止之。竇羣字丹立。京兆金)

執誼附權倖進身至爲相而諸事不能自主正坐一宦相賈耳黃裳數言自是誅心之論

城人。

立廣陵王純爲皇太子。

上久疾不愈。中外危懼。思早立太子。而王叔文之黨。欲專大權。惡聞之。宦官俱文珍劉光琦薛盈珍等。疾叔文等。乃啓上召學士鄭絪等入草制。時牛昭容輩以廣陵王淳英睿。惡之。絪不復請書紙爲立嫡以長字呈上。上頷之。乃立淳爲太子。更名純。百官睹太子儀表。大喜相賀。有感泣者。而叔文獨有憂色。誦杜甫字子美襄陽人題諸葛亮祠堂詩以自況。聞者哂之。先是杜黃裳爲裴延齡所惡。留滯臺閣。十年不遷。及其婿韋執誼爲相。始遷太常卿。黃裳勸執誼帥羣臣請太子監國。執誼驚曰。丈人甫得一官。奈何啓口議禁中事。黃裳勃然曰。黃裳受恩三朝。豈得以一官相買乎。拂衣起出。至是執誼恐太子不悅。故以陸質爲侍讀。使潛

伺太子意且解之。太子怒曰。陛下令先生為寡人講經義耳。何為預他事。質懼而出。陸質即陸淳。避太子名改。

賈耽鄭珣瑜病不視事。

耽以王叔文黨用事。惡之。稱疾不出。屢乞骸骨。故事丞相方食。百寮無敢謁見者。叔文至中書。欲見執誼。直省以舊事告。叔文怒叱之。直省懼。入白。執誼慙赧起迎。叔文就其閤語良久。叔文索飯。執誼遂與同食閣中。杜佑高郢心知不可。而莫敢言。珣瑜獨歎曰。吾豈可復居此位。顧左右取馬。徑歸。遂不起。二相皆天下重望。相次歸臥。叔文等益無所忌。遠近大懼。

佑郢心知不可而莫敢言伴食中書固無足責耽與珣瑜旣素負重望目擊姦黨紊政而不能制雖相次歸臥於國事何裨范祖禹以知恥許之不可謂篤論

夏。五月。以范希朝為神策京西行營節度使。韓泰為行軍

司馬。
王叔文自知爲內外所疾。欲奪取宦官兵權以自固。藉希朝老將。使主其名。而實以泰專其事。人益疑懼。泰有籌畫能決大事。爲叔文等所倚重。

以王叔文爲戶部侍郎。

叔文爲戶部侍郎。俱文珍等惡其專權。削去翰林之職。叔文驚曰。叔文日至此商量公事。若不得此院職事。則無因而至矣。王伾即爲疏請。乃許三五日一入翰林。叔文始懼。

六月。貶羊士諤爲寧化尉。唐縣。今屬福建汀州府。

宣化巡官羊士諤以事至長安。遇叔文用事。公言其非。

叔文怒欲斬之。執誼不可。遂貶焉。執誼初爲叔文所引用。深附之。既得位。欲掩其迹。且迫于公議。故時時爲異同。輒使人謝叔文曰非敢負約。乃欲曲成兄事耳。叔文詬怒不之信。遂成仇怨。

王叔文以母喪去位。

叔文既以范希朝韓泰主神策行營。邊將各以狀辭中尉。宦者始悟兵柄爲叔文等所奪。乃大怒。密令其使歸告諸將曰。無以兵屬人。希朝至奉天。諸將無至者。泰馳歸白之。叔文計無所出。未幾。以母喪去位。韋執誼益不用其語。叔文怒。與其黨謀起復。斬執誼而盡誅不附己者。王伾日詣宦官及杜佑。請起叔文爲相。總北軍。坐翰林中。疏三上。不報。知事不濟。忽叫曰。伾中風矣。遂輿歸

不出。

橫海軍節度使程懷信卒。

以其子執恭爲留後。後賜名權。

秋。七月。太子監國。

先是。韋皐表請太子監國。皐上表曰。陛下哀毀成疾。請權令太子親監庶政。俟皇躬痊愈。復歸春宮。又上太子牋曰。聖上亮陰不言。委政臣下。而所付非人。王叔文。王伾。李忠言之徒。輒當重任。隳紊紀綱。樹置心腹。恐危家邦。願殿下。即日奏聞。斥逐羣小。使政出人主。則四方獲安。俄而荊南裴均。字君齊。光庭曾孫。河東嚴綬。牋表繼至。意與皐同。中外皆倚以爲援。至是。上亦惡叔文黨。俱文珍等。屢請以太子監國。上許之。

以杜黃裳。袁滋。同平章事。鄭珣瑜。高郢罷。

俱文珍等以黃裳滋皆舊臣。故引用之。

八月帝傳位于太子。自號太上皇。貶王伾爲開州（唐置。今四川夔州府。開縣是。）司馬。叔文爲渝州（唐置。今四川重慶府是。）司戶。

伾尋病死。明年賜叔文死。

太子卽位。（是爲憲宗。）

昇平公主獻女口。上曰。上皇不受獻。朕何敢違。遂卻之。

荆南獻毛龜。上曰。朕所寶惟賢。嘉禾神芝。皆虛美耳。所以春秋不書祥瑞。自今勿復以聞。珍禽奇獸。亦毋得進。

西川節度使南康王韋皐卒。（諡曰忠武。）

皐在蜀二十一年。重加賦斂。豐貢獻以結主恩。厚給賜以撫士卒。士卒婚嫁死喪。皆供其費。以是得久安其位。

士卒樂爲之用。服南詔。摧吐蕃。府庫既實。時寬其民。三年一復租賦。蜀人服其智謀。而畏其威。及卒。畫像爲土神祀之。

夏綏節度使韓全義致仕。

全義敗于溵水。還不朝覲而去。上在藩邸。聞而惡之。全義懼。乃請入朝。杜黃裳直令致仕。

罷裴延齡所置庫。

遣使宣慰江淮。

以鄭餘慶字君業。絪從子。同平章事。

貞元中。餘慶爲相。以比戶部侍郎于頎頔之兄。坐貶。餘慶與頎素善。頎所奏事。餘慶多勸行之。德宗以爲朋比。遂貶郴州。及上即位。復以爲同平章

事。明年夏。餘慶罷。

始令史官撰日歷。劉友益曰。日歷之名。始見于此。

從監修國史韋執誼之請也。

貶韓泰韓曄柳宗元劉禹錫爲諸州刺史。已又貶泰等爲諸州司馬。

冬十月。葬崇陵。在西安府涇陽縣嵯峨山。

范氏祖禹曰。德宗享國二十有六年。粃政尤多。初欲削平僭叛。剗滅藩鎮。一有奉天之難。而心隕膽破。惟恐生事。既猜防臣下。則專任宦者。思其窮窘。則聚斂掊克。自古治愈久而政愈弊。年彌進而德彌退。鮮有如德宗者。是以藩鎮彊而王室弱。宦者專而國命危。貪政多而民心離。唐室之亡。卒以是三者。其所從來漸矣。

十一月。祔于太廟。

禮儀使杜黃裳等議。以爲國家法周制。太祖猶后稷。高祖猶文王。太宗猶武王。皆不遷。高宗在三昭三穆之外。

請遷主于西夾室。從之。

貶韋執誼為崖州司戶。

叔文敗。執誼亦自失形勢。奄奄無氣。聞人行聲。輒惶悸失色。以至于貶。

十二月。以劉闢字太初。貞元中進士。為西川節度副使。韋丹字文明。孝寬六世孫。為東川節度使。

先是韋臯卒。劍南支度副使。唐六典。凡天下邊軍。皆有支度使。以計軍資糧仗。劉闢由支度副使。表求旌節。尋授為節度副使。綱目于劉闢求旌節。即作節度副使。誤。今依新舊書及通鑑。改正。劉闢自為留後。表求節鉞。朝廷不許。以袁滋為節度使。徵闢為給事中。闢不受徵。阻兵自守。滋畏其彊。不敢進。上怒。貶滋吉州刺史。又以新嗣位。力未能討闢。因授闢

節度副使諫議大夫韋丹上疏曰今釋闢不誅則朝廷可以指臂而使者惟兩京耳此外誰不爲叛上善其言以丹鎮東川。

以鄭絪同平章事。

絪由翰林學士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憲宗皇帝

丙戌 元和元年春正月太上皇崩。

劉闢反命神策行營節度使高崇文幽州人將兵討之。

闢既得旌節志益驕求兼領三川上不許闢遂發兵圍梓州推官林蘊力諫闢闢怒將斬之陰戒行刑者使不殺但數礪刃于其頸欲使屈服而赦之蘊叱之曰豎子當斬即斬我頸豈汝砥石耶闢曰忠烈士也乃黜之林氏風俗通曰林放之後蘊字復夢莆田人上

欲討闢而重于用兵公卿議者亦以為蜀險固難取杜黃裳獨曰闢狂戇書生取之如拾芥耳臣知神策軍使高崇文勇畧可用願陛下專以軍事委之勿置監軍闢必可擒上從之（翰林學士李吉甫亦勸上討蜀上由是器之）乃削闢官爵詔崇文與神策行營兵馬使李元奕河南西道節度使嚴礪（字元明震從祖弟）討之（時宿將甚衆皆自謂當征蜀之選及詔用崇文皆大驚）崇文時屯長武城（注見前）練卒五千常如寇至受詔即行器械糗糧一無所闕軍士有食于逆旅折人七箸者崇文斬以徇劉闢陷梓州執東川節度使李康崇文引兵趣梓州闢歸康以求自雪崇文以康敗軍失守斬之（初上與杜黃裳論及藩鎮黃裳曰德宗自經憂患務為姑息不生除節帥有物故者遣中使察軍情所與則授之未嘗出朝廷之意）

陛下必欲振舉綱紀，宜稍以法度裁制藩鎮，然後天下可得而理也。上深以爲然，于是始用兵討蜀，以至威行兩河，皆黃裳啓之也。上嘗與宰相論自古帝王或勤勞庶政，或垂拱無爲，何爲而可。黃裳對曰：王者上承天地宗廟，下撫百姓四夷，夙夜憂勤，固不可自暇逸。然上下有分，紀綱有叙，苟慎選賢才而委任之，有功則賞，有罪則刑，則誰不盡力。明主勞于求人，而逸于任人，此虞舜所以無爲而治者也。至于簿書獄市煩細之事，各有司存，非人主所宜親也。昔秦始皇以衡石程書，魏明帝自按行尚書事，隋文帝衛士傳餐，皆無補當時，取譏後世，所務非其道也。上深然之。

三月，夏綏留後楊惠琳拒命，詔河東天德軍討誅之。

韓全義之入朝也，以其甥楊惠琳知留後。朝廷以將軍李演爲夏綏節度使，惠琳勒兵拒之。河東節度使嚴綬表請討之，遣牙將阿跌（代北復姓）光進（其先河曲諸部，後家太原）及弟光顏（字光遠）將兵赴之。夏州兵馬使張承金斬惠琳，傳首京

師。光進兄弟在河東。皆以勇敢聞。後賜姓李氏。

夏四月。以高崇文爲東川節度副使。

韋丹至漢中。表言高崇文客軍遠鬬。無所資。若與梓州。綴其士心。必能有功。故有是命。

策試制舉之士。

于是元稹字微之。河南人。獨孤郁字古風。及之子。白居易字樂天。下邽人。蕭俛字師謙。華之孫。沈傳師字子言。既濟之子。出焉。上以稹俛爲左右拾遺。居易爲盩厔尉。傳師爲校書郎。稹上疏論諫職。畧曰。昔太宗以王珪魏徵爲諫官。宴遊。寢食。未嘗不在左右。三品以上。入議大政。必遣諫官一人隨之。以參得失。故天下大理。今諫官就列朝謁而已。近年以來。正牙不奏事。庶官罷巡對。諫官能舉職者獨誥命有不便。則上封事耳。君臣之際。諷諭于未形。籌畫于至密。尚不能回至尊之盛意。況已行之誥命而欲以咫尺之書收之。誠亦難矣。願陛下時于延英召

對。使盡所懷。頃之。復上疏曰。開直言。廣視聽。理之萌也。甘諂諛。蔽近習。亂之象也。自古人主即位之初。必有敢言之士。苟受而賞之。則君子樂行其道。競爲忠讜。小人亦貪得其利。不爲回邪。如是。則上下之志通。幽遠之情達。欲無理得乎。苟拒而罪之。則君子括囊以保身。小人迎合以竊位。十步之事皆可欺也。欲無亂得乎。昔太宗初即位。孫伏伽以小事諫。太宗厚賞之。故當時言事者惟患不深切。未嘗以觸忌諱爲憂也。太宗豈好逆意而惡從欲哉。誠以順適之快小。而危亡之禍大。故也。陛下踐祚。今已周歲。未見有受伏伽之賞者。臣等備位諫列。曠日彌年。不得召見。而況疏遠之臣乎。因條奏請次對百官。復正牙奏事。禁非時貢獻等十事。又勸上以徑文爲戒。早擇修正之士。輔導諸子。上頗嘉納其言。時召見之。

巡對。猶云轉對。貞元中。令常參官。每日引見二人。訪以政事。謂之巡對。後罷。

以李巽爲度支鹽鐵轉運使。

杜佑請解鹽鐵。舉巽自代。自劉晏之後。居職者莫能繼之。巽掌使一年。征課所入。類晏之多。明年過之。又一年。

加一百八十萬緡。

葬豐陵。在西安府富平縣東北。

秋八月。平盧節度使李師古卒。

師古卒。判官高沐。李公度奉師古異母弟師道爲節度副使。總軍務。久之。朝命未下。或請出兵掠四境。高沐固止之。請輸兩稅。申官吏。行鹽法。奉表京師。杜黄裳請乘其未定而分之。上以劉闢未平。以師道爲留後。

九月。堂後主書堂後官也滑渙伏誅。

渙久在中書。與知樞密代宗時。始置內樞密使。以宦者爲之。劉光琦相結。杜佑鄭絪等。皆善視之。鄭餘慶與諸相議事。渙從旁指陳是非。餘慶怒叱之。未幾罷相。四方賂遺無虛日。中書

用兵雖難喻度而黃裳策劉闢必敗委任崇文諸所部署機宜悉協是以李唐積弱之後惟憲宗削平諸鎮粲有可觀茲役實爲嚆矢

舍人李吉甫言其專恣請去之上命宰相閣中書四門搜掩盡得姦狀賜死籍沒家財凡數十萬

高崇文克成都擒劉闢送京師誅之

先是崇文破鹿頭關（在今四川綿州德陽縣北以鹿頭山名）連戰皆捷詔征蜀諸軍悉取崇文處分至是崇文復屢敗劉闢河東將阿跌光顏將兵會崇文于行營愆期一日懼誅欲深入自贖軍于鹿頭之西斷其糧道于是綿江（即今綿陽河源出綿竹縣下流至漢州入雒江雒江今名石亭江）鹿頭諸將皆以城降崇文遂長驅直指成都克之闢奔吐蕃崇文使高霞寓（幽州范陽人）追擒之遂入成都屯于通衢市肆不驚秋毫無犯檻闢送京師斬其大將邢泚餘無所問命軍府事一遵韋南康

既不就徵又復附陳得失韓愈詩少室山人索價高足爲好名出位之戒

韋皐封南康王。故云。故事。從容指撝。一境皆平。先是。知邛州崔從以書諫闢。闢發兵攻之。從固守得免。韋皐參佐皆素服請罪。崇文皆禮而薦之。獨謂段文昌曰。君必爲將相。未敢奉薦。闢有二妾皆殊色。監軍請獻之。崇文曰。天子命我討平凶豎。當以撫百姓爲先。遽獻婦人以求媚。豈天子之意邪。崇文義不爲此。乃以配將吏之無妻者。邛州。梁置。今隸四川。崔從。字子乂。融曾孫。段文昌。字墨卿。志元元孫。初。

杜黃裳建議征蜀。指授方畧。皆懸合事宜。崇文素憚劉澭。盧龍節度使濟之弟。德宗時。舉部歸朝。授秦州刺史。御軍嚴整。蕃戎懾服。黃裳使謂崇文曰。若無功。當以澭相代。故能得其死力。及蜀平。宰相入賀。上目黃裳曰。卿之功也。闢至長安。并族黨悉誅之。

徵少室注見前。山人李渤字濬之。洛陽人。爲左拾遺。渤辭疾不至。然朝廷政有得失。輒附奏陳論。

冬。十月。以高崇文爲西川節度使。柳晟河中解人。爲山南西道

節度使。

晟至漢中。府兵討劉闢還。未至城。詔復遣戍梓州。軍士怨怒。謀作亂。晟聞之。疾驅入城。慰勞之曰。汝曹何以得成功。對曰誅反者劉闢耳。晟言闢以不受詔命。故汝曹得以立功。豈可復使他人誅汝以爲功邪。衆皆拜謝。請詣戍所。

十一月。以吐突承璀（吐突。代北複姓。承璀。閩人）爲左神策中尉。

承璀事上于東宮。以幹敏得幸。

回鶻入貢。

始以摩尼偕來。（摩尼。猶中國之僧也。其法。日晏乃食。食葷而不食湩酪。回鶻信奉之。置寺處之。其後往來爲姦。十二年。遣歸其國。）

薦賢爲國亦當有廼知恍惚之實舍人筆疏三十餘人豈必悉眞幹材吉甫于數月間選用畧盡得人之道固如是乎山公啓事毋

丁亥 二年。春。正月。司徒杜佑請致仕。

上以佑高年重德。禮重之。常呼司徒而不名。佑以老疾請致仕。詔令佑每月一再入朝。因至中書議大政。

杜黃裳罷爲河中節度使。

黃裳有經濟大畧。而不修小節。故不得久在相位。

以武元衡李吉甫同平章事。

吉甫謂中書舍人裴垍（字弘中聞喜人）曰。吉甫流落江淮踰十五年。一旦蒙恩至此。思所以報德。惟在進賢。而朝廷後進。罕所接識。君有精鑒。願悉爲我言之。垍取筆疏三十餘人。數月之間。選用畧盡。當時翕然稱吉甫爲得人。

夏。四月。以范希朝爲朔方靈鹽節度使。

為後來虛聲假託觀此益信

以右神策鹽州定遠軍名。唐初置。故城在今寧夏府新渠縣北。兵隸焉。以革舊弊。任邊將也。希朝以宿衛出師。以革任用邊將之弊。

李錡反。制削官爵屬籍。發諸道兵討之。鎮海兵馬使張子良執錡送京師。伏誅。

夏蜀既平。藩鎮惕息。鎮海節度使李錡不自安。求入朝。上許之。錡實無行意。屢遷行期。稱疾請至歲暮。武元衡曰。錡求朝得朝。求止得止。將何以令四海。上以為然。下詔徵之。錡計窮。遂謀反。殺留後王澹。制削錡官爵。遣淮南節度使王鍔統諸道兵討之。時常州刺史顏防。斬錡將李深。傳檄蘇、杭、湖、睦。請同進討。湖州刺史辛秘。亦斬錡將趙惟忠。辛秘。系出隴西。睦州。隋置。今浙江嚴州府是。餘注俱見前。錡遣兵馬使張子良等將兵襲宣州。子良等知錡必敗。與

牙將裴行立同謀。夜還趣城。執錡械送京師。時羣臣入賀。上愀然曰。朕不德。致宇內數有干紀者。何賀之有。上御興安門引錡面詰之。對曰。臣初不反。張子良等敎臣耳。上曰。卿為元帥。子良等謀反何不斬之而入朝。錡無以對。乃并其子腰斬之。宰相議誅錡大功以上親。兵部郎中蔣乂曰。錡大功親。皆淮安靖王之後也。淮安有佐命之功。陪陵享廟。豈可以末孫為惡而累之乎。又欲誅其兄弟。乂曰。錡兄弟。故都統國貞之子也。國貞死王事。豈可使之不祀乎。乃皆流貶。淮安靖王。名神通。李國貞為絳州行營兵所殺。事具前。有司籍其家財輸京師。翰林學士裴垍李絳。字深之。系本贊皇。言錡割剝六州以富其家。今以輸上京。恐遠近失望。願以賜浙西百姓代今年租賦。上嘉歎從之。

以武元衡為西川節度使。高崇文為邠寧節度使。

高崇文在蜀朞年。謂監軍曰。西川爲宰相回翔之地。崇文豈敢自安。屢上表稱蜀中安逸。無所陳力。願效死邊陲。故有是命。

盧從史擅出兵屯邢洺。

昭義節度使盧從史。內與王士眞劉濟通。而外獻策請圖山東。擅引兵東出邢洺。上召令還。從史不時奉詔。久之乃還。上召李絳語之曰。朕與鄭絪議敕從史歸上黨。續徵入朝。絪乃泄之于從史。使稱上黨乏糧。就食山東。負朕乃爾。將何以處之。對曰。審如此。滅族有餘矣。然絪從史。不自言。陛下誰從得之。上曰。吉甫密奏。絳曰。搢紳之論。以絪爲佳士。恐必不然。或者同列欲專朝政。疾寵

忌前。願陛下熟察之。上良久曰。非卿言。朕幾誤處分。上又嘗問絳曰。諫官多謗訕無事實。朕欲摘其尤者一二。以儆其餘。何如。對曰。此殆非陛下之意。必有邪臣欲壅蔽陛下之聰明也。人臣死生。繫人主喜怒。敢發口諫者有幾。就有諫者。皆晝度夜思。朝刪暮減。比得上達。什無二三。故人主孜孜求諫。猶懼不至。況罪之乎。如此杜天下之口。非社稷之福也。上善其言。謂宰相曰。太宗以神聖之資。羣臣進諫者。猶往復數四。況朕寡昧。自今事有違宜。卿當十論。無但一二而已。

羣臣上尊號。

以白居易爲翰林學士。

居易作樂府百餘篇。規諷時事。流傳禁中。上悅之。故有是命。

李吉甫上元和國計簿。

總計天下方鎮四十八。州府二百九十五。縣千四百五

十三其鳳翔鄜坊邠寧振武涇原銀夏靈鹽河東易定魏博鎮冀范陽滄景淮西淄青等十五道七十一州不申戶口外每歲賦稅倚辦止于浙江東西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八道四十九州百四十四萬戶

戶稅比天寶四分減三兵給比天寶三分增一大率二戶資一兵其水旱所傷非時調發不在此數

戊子 三年春正月大赦禁長吏詣闕進奉

知樞密院劉光琦奏分遣中使齎赦詣諸道意欲分其饋遺翰林學士裴垍李絳奏敕使所至煩擾不若但付急遞傳遞馳驛兼程而行上從之光琦稱舊例上曰例是則從之苟非是何不改中丞盧坦彈奏山南西道節度使柳晟浙東觀察使閻濟美違赦進奉上召坦褒慰之曰朕已釋之不可失信坦曰赦令宣布海內陛下之大信也晟

等不畏陛下法。奈何存小信棄大信乎。上乃命歸所進于有司。

夏四月策試賢良方正直言直諫舉人。牛僧孺。字思黯。弘七世孫。皇甫湜。字持正。睦州新安人。李宗閔。字損之。鄭王元懿四世孫。皆指陳時政之失無所避。考官楊於陵。字達夫。漢太尉震之後。韋貫之。本名純。避諱。以字行。夐八世孫。署爲上第。上亦嘉之。李吉甫惡其言直。泣訴于上。且言湜翰林學士王涯字廣津。太原人。之甥也。涯與裴垍覆策而不自言。上不得已。罷垍。貶貫之巴州刺史。涯虢州司馬。於陵嶺南節度使。僧孺等久之不調。各從辟于藩府。劉友益曰。唐末黨禍起于此。

以裴均爲右僕射。盧坦爲庶子。

均素附宦官嘗入朝踰位而立御史中丞盧坦揖而退之均不從坦曰昔姚南仲為僕射位在此均曰南仲何人坦曰是守正不交權倖者坦尋改右庶子白居易上疏曰牛僧孺等直言時事而遭斥逐楊於陵等以收直言而坐譴謫盧坦以舉職事而黜庶子此數人皆今之人望天下視其進退以卜時之否臧者也一旦無罪悉疏棄之上下杜口衆心恟恟陛下亦知之乎且陛下既下詔徵之直言索之極諫僧孺等所對如此縱未能推而行之又何忍斥而罪之乎

五月沙陀來降以其酋長執宜為陰山兵馬使劉友益曰朱邪入中國始此

沙陀勁勇冠諸胡吐蕃每戰沙陀降吐蕃事具前以為前鋒回鶻攻吐蕃取涼州吐蕃疑沙陀貳于回鶻欲遷之河外沙陀懼酋長朱邪盡忠與其子執宜謀復歸唐帥部落三

萬而東吐蕃追之轉戰數百合盡忠死部衆亡者大半餘萬人詣靈州降節度使范希朝置之鹽州爲市牛羊廣其畜牧善撫之詔置陰山府以執宜爲兵馬使每有征討用之皆捷靈鹽軍益彊

秋七月辛巳朔日食

以盧坦爲宣歙觀察使

坦到官值歲饑穀價日增或請抑之坦曰宣歙穀少仰食四方若價賤則商船不來益困矣既而斗米二百商旅輻輳民賴以生

淮南節度使王鍔入朝

鍔厚進奉賂宦官求平章事白居易言宰相人臣極位

非清望大功不應授。今除鍔，則諸鎮皆生冀望，與之則典章大壞，又不感恩，不與則厚薄有殊，或生怨望。且鍔在鎮百計誅求，自入進奉，若除宰相，藩鎮效之，競爲割剝，則百姓何以堪之。事遂寢。

以裴垍同平章事。

上雖以李吉甫故罷垍學士，然寵信彌厚，故未幾復擢爲相。嘗謂之曰：以太宗、元宗猶藉輔佐以成其理，況如朕不及先聖萬倍者乎。垍亦竭誠輔佐。上嘗問垍爲理之要何先，對曰：先正其心。舊制民稅分上供（供度支）、送使（送本道）、留州（存留本州）三品。建中初定兩稅時，貨重錢輕，是後貨輕錢重，民所出已倍其初（民輸本色，準錢過倍）。其留州送使者

裴垍不徇故人之請是以能識拔李絳崔羣韋貫之裴度李夷簡諸人洵不愧知人之鑒惟所稱他日有盲宰相憐公不妨得之此則復成何語一言以爲不智諒哉 李藩

所在又降省估。都省所立之價。就實估。出物處時價。以重斂于民。有司于折價。則準時價以多取錢。于買物。則又準舊價以多取物。是反覆倍征于民也。垍奏請一用省估。其觀察使先税所理州以自給。不足。然後税屬州。由是江淮稍蘇。先是執政多惡諫官言時政得失。垍獨賞之。垍器局峻整。人不敢干以私。嘗有故人自遠詣之。垍待之優厚。其人乘間求京兆判司。垍曰。公才不稱此官。垍不敢以私害公。他日有盲宰相憐公者。不妨得之。垍則必不可。

李吉甫罷。

吉甫病。醫者夜宿其家。御史中丞竇羣劾吉甫交通術士。上大駭。訊之無狀。羣坐貶。吉甫亦乞免。乃出爲淮南節度使。

郇公杜黃裳卒。謚曰宣。

黃裳達權變有王佐大略當大政未久不究其才及處外天下嘗所屬意至是卒年七十贈司徒

紀四年春正月南方旱饑遣使宣慰賑恤

宣慰使鄭敬德等將行上戒之曰朕宮中用帛一匹皆籍其數惟賙救百姓則不計費卿等宜識此意

鄭絪罷以李藩同平章事

藩爲給事中制敕有不可者即于黃紙後批之吏請更連素紙藩曰如此乃狀也何名批敕裴垍薦藩有宰相器上以絪循默罷之擢藩爲相藩知無不言上甚重之

三月成德節度使王士眞卒子承宗自爲留後承宗叔父士則以承宗擅立恐禍及宗與幕客劉栖楚俱自歸京師詔以

士則爲神策大將軍。

劉栖楚。鎭州人。

閏月。制降繫囚。蠲租稅。出宮人。絶進奉。禁掠賣。

上以久旱。欲降德音。李絳白居易言。欲令實惠及人。無如減其租稅。宮人數廣。宜簡出之。諸道橫斂。以充進奉。南方多掠良人賣爲奴婢。皆宜禁絶。上悉從之。制下而雨。絳表賀曰。乃知憂先于事。故能無憂。事至而憂。無救于事。

詔贖魏徵故第。賜其家。

魏徵元孫稠貧甚。以故第質錢于人。平盧節度使李師道。請以私財贖出之。白居易奏言。事關激勸。宜出朝廷。師道何人。敢掠斯美。望敕有司以官錢贖還。上乃出內

庫二千緡贖以賜稠仍禁質賣

立鄧王寧爲皇太子

李絳等奏曰陛下臨御四年儲闈未立非所以承宗廟重社稷也故有是命

夏四月山南東道節度使裴均于頔入朝均節度山南東道進銀器

均有中人之助于德音後首進銀器千五百兩李絳白居易等言均欲以此嘗陛下願却之上遽命出付度支尋密諭進奏院自今諸道進奉無得申御史臺有訪問者輒以名聞居易復以爲言上不聽

起復盧從史爲金吾大將軍

上欲乘王士眞死除人代之不從則興師討之以革河

北諸鎮世襲之弊裴垍曰李納跋扈不恭王武俊有功于國陛下前許師道今奪承宗沮勸違理彼必不服由是議久不决上以問諸學士李絳曰武俊父子相承四十餘年今承宗又已總軍務一旦易之恐未即奉詔又河北諸鎮事體正同必不自安陰相黨助雖有勸成之請亦非誠意若所除之人得入彼則自以爲功若不得入與師致討彼復潛相交結按兵玩寇進退獲利而勞費之病咸歸國家且今江淮大水公私困竭軍旅之事恐未可輕議也中尉吐突承璀欲奪垍權自請將兵討之時昭義節度使盧從史遭父喪朝廷久未起復遭喪在軍不解職亦未奉命起復從史懼因承璀進說請以本軍討承宗詔起復金吾大將軍

吐蕃請和許之

六月以范希朝爲河東節度使

朝議以沙陀在靈武迫近吐蕃慮其反覆命悉從希朝詣河東希朝選其驍騎號沙陀軍處其餘衆於定襄川唐定襄縣之川也在今大同府大同縣西北於是朱邪執宜始保神武川後魏故神武郡之川也在今寧武府神池縣東北之黃花堆在今大同府山陰縣北一名黃瓜堆

毀安國寺碑樓

吐突承璀領功德使盛修安國寺奏立聖德碑先搆樓請勅學士撰文欲以萬緡酬之上命李絳爲之絳言堯舜禹湯未嘗立碑自言聖德惟秦始皇刻石高自稱述未審陛下欲何所法且敘修寺之美豈所以光聖德邪上命曳倒碑樓承璀言樓大不可曳請徐毀拆上厲聲曰多用牛曳之承璀乃不敢言凡用百牛曳之乃倒

EAST ASIAN LIBRARY

東漢以來風教不古獨重舉主之誼以致門生故吏圖報私恩視國事如弁髦甚乖公爾忘私之義楊憑以貪僞爲中丞彈劾豈復足堪縣尉之選舉措已屬乖方徐晦受其知獎平日不聞規誠之效臨歧徒精一送自博名高猶然大言不慚無所忌憚他日黨牟怨李致覆餗而不恤非此等不知政體者階之厲歟

秋七月。貶楊憑。字虛受。弘農人。爲臨賀尉。臨賀漢縣。今廣西平樂府賀縣是。

中丞李夷簡。字易之。鄭王元懿四世孫。彈京兆尹楊憑貪汚僭侈。貶臨賀尉。憑親友無敢送者。櫟陽尉徐晦獨至藍田與別。權德輿。字載之。丹徒人。謂之曰。君送楊臨賀。誠爲厚矣。無乃爲累乎。對曰。晦自布衣。蒙楊君知獎。今日遠謫。豈得不與之別。借如明公他日爲讒人所逐。晦敢自同路人乎。德輿嗟歎。稱之于朝。後數日。李夷簡奏晦爲監察御史。謂之曰。君不負楊臨賀。肯負國乎。

九月。王承宗表獻德棣二州。詔以承宗爲成德節度使。薛昌朝。嵩之子。爲保信軍節度使。領德棣二州。承宗襲昌朝執之以歸。

上審問諸學士曰今欲用王承宗爲成德留後割其德棣二州更爲一鎮使輸二稅請官吏何如李絳等對曰德棣隸成德已久一旦割之恐其憂疑怨望復爲鄰道構扇倘一旅拒倍難處置不若使弔祭使以其私諭承宗令其表請幸而聽命於理固順若其不聽體亦無損

上又問今劉濟田季安皆病若其物故又如成德天下何時當平議者皆言宜乘此際代之不受則發兵討之何如對曰羣臣見取蜀取吳易於反掌故諂躁之徒爭獻策畫勸開河北陛下亦以前日成功之易而信其言臣竊以爲河北之勢與二方異何則西川浙西皆非反側之地其四鄰皆國家臂指之臣劉闢李錡獨生狂謀大軍一臨則渙然離耳河北則不然其將士百姓懷其累代煦嫗之恩不知君臣逆順之理鄰道各爲子孫之謀亦慮他日及此萬一或相表裏兵連禍結戎狄乘間其爲憂患可勝道哉濟及季安物故之際若有隙可乘當臨事圖之於今用兵則恐未可太平之業非朝夕可致願陛下審處之時吳少誠病甚絳等因言少誠病必

ASIAN LIBRARY

不起。淮西四旁皆國家州縣。不與賊通。朝廷命帥。今正其時。萬一不從。可議征討。故臣願捨恒冀難致之策。就申蔡易成之謀。脫或恒冀連兵。事未如意。蔡州有釁。勢可興師。南北俱興。財用不贍。儻事不得已。須赦承宗。則恩威兩廢。不如早賜處分。既而承宗以未得朝命。頗懼。累表自訴。上遣京兆少尹裴武宣慰。承宗受詔甚恭。請獻德棣二州。武復命。以承宗爲成德軍節度。德州刺史薛昌朝爲保信軍節度。領德棣二州。昌朝。王氏壻。故就用之。田季安使謂承宗曰。昌朝陰與朝廷通。故受節鉞。承宗襲執昌朝。囚之。上以裴武爲欺罔。或有譖之者曰。武使還。先宿裴垍家。明旦乃入見。上怒甚。欲貶之。李絳曰。武昔陷李懷光軍中。守節不屈。豈容今日遽爲姦回。蓋承宗始懼朝廷誅討。故請獻二州。而隣道不欲其然。計必有陰行間說。使不得守其初心者。非武之罪也。況垍武久處朝廷。諳練事體。豈有使未復命。而先宿宰相家乎。此殆譖人中傷之言。願陛下察之。上遂不問。

以郭李爲將而九節度之師潰于相州則中使掣肘之明驗乃覆轍不戒復以承璀踵之觀杜黃裳請撤監軍而崇文得成其功裴

以許孟容字公範長安人。爲京兆尹。

左神策軍吏李昱貸長安富人錢不償。孟容收捕械繫立期使償。曰期滿不足當死。中尉訴于上。上遣中使宣旨送本軍。孟容曰臣不奉詔當死。然臣爲陛下尹京畿非抑制豪彊何以肅清輦下。錢未償李昱不可得。上嘉其剛直而許之。京城震慄。

冬十月。削奪王承宗官爵發兵討之。以吐突承璀爲招討處置等使。

上遣中使諭王承宗。使遣薛昌朝還鎮。承宗不奉詔。制削奪其官爵。以吐突承璀爲神策河中等道行營兵馬使諸軍招討處置等使。翰林學士白居易上疏諫。畧曰。國家

度奏罷中使監陳而愬與光顔得奮其勇可爲千古炯鑒

EAST ASIAN LIBRARY

征伐當責成將帥。近歲始以中使爲監軍。已非令典。自古及今。未有徵天下之兵。專令中使統領者也。今神策不置行營節度使。則承璀乃制將。又統諸軍招討使。則都統也。臣恐四方聞之。必輕朝廷。四夷聞之。必笑中國。陛下忍令後代相傳云以中官爲制將都統自陛下始乎。又恐諸道恥受指麾。心既不齊。功何由立。且軍國權柄動關理亂。朝廷制度出自祖宗。陛下寧忍徇彼之欲。而自隳法制。以損聖朝乎。度支使李元素鹽鐵使李鄘京兆尹許孟容御史中丞李夷簡給事中呂元膺字景夫。鄆州東平人。穆質懷州河內人。右補闕獨孤郁亦極言其不可。上不得已。削承璀四道兵馬使。改處置爲宣慰而已。李絳嘗極言宦官驕橫。侵害政事。讒毀忠良。上曰。此屬安敢爲讒。就使爲之。朕亦不聽。絳曰。此屬大抵不知仁義。不分枉直。惟利是嗜。得賂則譽跖蹻爲廉良。拂意則毁龔黃爲貪暴。惟用傾巧之智。構成疑似之端。朝夕左右浸潤以入之。陛下必有時而信之矣。自古宦官敗國者。備載方冊。陛下豈得不防其漸乎。上不能用。

十一月。吳少誠死。牙將吳少陽。滄州清池人。自爲彰義軍留後。

初。少誠寵其大將吳少陽。名以從弟。出入如至親。少誠病。少陽殺其子。自攝副使。知軍州事。及少誠死。少陽遂自爲留後。上以河朔方用兵。不能討少陽。明年三月。遂以少陽爲淮西留後。尋授節度使。

庚寅 五年。春。正月。吐突承璀討王承宗。戰不利。

先是。幽州牙將譚忠絳人。使于魏。時田季安方與其徒謀出兵以拒吐突承璀。忠聞之。往說季安。季安聞吐突承璀討王承宗。聚其徒曰。師不跨河二十五年矣。今一旦越魏伐趙。趙虜。魏亦虜矣。爲之奈何。其將有超伍而言者曰。願借騎五千以除君憂。季安欲從之。忠知其謀。入謂季安曰。如某之計。是引天下之兵也。往年王師取蜀取吳。算不一失。是皆相臣之謀。今王師越魏伐趙。不使耆臣宿將而專付中臣。不輸天下之甲。而多出秦甲。君知誰爲之將

謀。此乃天子自爲之謀。欲將夸服于臣下也。若師未叩趙。而先碎于魏。是上之謀。反不如下。能不恥且怒乎。既恥且怒。必任智士。畫長策。使猛將練精兵。畢力再舉。鑑前之敗。必不越魏而伐趙。校罪輕重。必不先趙而後魏矣。季安曰。然則若之何。忠曰。王師入魏。君厚犒之。而悉甲壓境。號曰伐趙。陰遺趙書。使解陴障。遺魏一城。持以奏捷。則魏之霸基安矣。季安善其言。遂與趙陰計。得其堂陽。漢縣宋省故城在今冀州武邑縣已而忠歸幽州。復激劉濟使伐趙。濟合諸將曰。天子知我怨趙。今必命我伐之。趙亦必大備我。伐與不伐孰利。忠曰。是必皆將無之。濟怒曰。我與承宗反乎。命繫忠獄。使人視成德之境。果不爲備。而詔至亦止令濟護北邊。濟乃召忠問何以知之。忠曰。盧從史外親燕。內實忌之。外絕趙。內實與之。此爲趙畫曰。燕以趙爲障。雖怨趙必不殘趙。不必爲備。一示趙不敢抗燕。二使燕獲疑天子。此忠所以知天子之不使君伐趙。而趙之不備燕也。濟曰。今則奈何。忠曰。天子伐趙。君坐燕之甲。不濟易水。使潞人得以藉口。是燕貯忠義之心。卒染私趙之謗。不見德于趙人。惡聲徒嘈嘈于天下耳。唯君熟思之。濟曰。吾知之矣。時諸軍皆未進。濟下令軍中曰。五日畢出。後者

醞以緰乃自將兵七萬獨出擊趙拔饒陽東鹿俱見前注于是諸軍皆會于定州及是承璀至行營威令不振與承宗戰屢敗。大將軍酈定進戰死。軍中奪氣。河北用兵久無功。會上以吳少陽爲淮西留後。白居易言。河北本不當用兵。今承璀未嘗苦戰。已失大將。遷延進退。久未有功。師道季安。元不可保。察其情狀。似相計會。各收一縣。遂不進軍。觀此事勢。速須罷兵。若復遲延。所費滋多。且河北諸將。見吳少陽已受制命。必引事例輕重。請雪承宗章表繼來。義無不許。如此則是與奪皆由隣道。恩信不出朝廷。此臣所爲陛下痛惜者也。況今天時已熱。兵氣相蒸。饑渴疲勞。疾疫暴露。一有奔潰。諸軍必搖。西戎北虜。承虛入寇。兵連禍生。何事不有。萬一及此。實關安危。此臣所爲陛下深憂者也。不聽。

貶元稹爲江陵士曹。

河南尹房式。有不法事。東臺監察御史元稹奏攝之。擅令停務。朝廷以爲不可。罰俸召還。至敷水驛。在今同州府華陰縣

宦寺強橫不加罪稹忤朝官受辱轉見貶黜可謂倒行逆施胡寅惟以憲宗不能長育人才致微之一經折挫不克固守爲惜亦不揣本而齊末矣

西。有內侍後至。破驛門入。擊稹傷面。上復引稹前過。貶之。李絳。崔羣。字敦詩。武城人。言稹無罪。白居易言。中使陵辱朝士。中使不問而稹先貶。恐自今中使出外益暴橫。人無敢言者。又稹爲御史。多所舉奏。不避權勢。切齒者衆。恐自今無人肯爲陛下當官執法。有大姦猾。陛下無從得知。上不聽。

吐突承璀誘盧從史。執送京師。以烏重允字保君。承玼之子。爲河陽節度使。

盧從史陰與王承宗通謀。上甚患之。會從史遣牙將王翊元入奏事。裴垍引與語。爲言君臣之義。微動其心。翊元遂輸誠。言從史陰謀。及可取之狀。垍令翊元還本軍

經營。遂得其都知兵馬使烏重允欵要。垍言于上曰。從史必為亂。今與承璀對營而不設備。失今不取。後雖興大兵。未可以歲月平也。上許之。承璀乃召從史入營與博。伏壯士擒縛之。馳詣京師。昭義士卒聞之。皆甲以出。重允當軍門叱之曰。天子有詔。從者賞。違者斬。遂皆散。上嘉重允功。欲即以為昭義帥。李絳以為不可。乃以重允鎮河陽。而徙河陽節度使孟元陽鎮昭義。貶從史驩州司馬。

秋。七月。制雪王承宗。復其官爵。加劉濟中書令。

王承宗遣使自陳為盧從史所離間。乞輸貢賦。請官吏。許其自新。李師道等亦數上表請雪之。白居易復奏罷

兵。于是制先雪承宗。復以德。棣。二州與之。悉罷諸道行營。加劉濟中書令。

瀛州刺史劉總弒其父濟及其兄緄。

濟之討王承宗也。長子緄爲副大使。掌留務。河北三鎮相承。各置副大使。以嫡長爲之。父沒。則代領軍務。濟軍瀛州。次子總爲刺史。濟有疾。總與判官張玘謀。使人從長安來。曰朝廷以相公逗留無功。已除副大使爲節度使矣。濟怒。追緄詣行營。總因進毒殺濟。緄至。又殺之。遂領軍務。

九月。罷吐突承璀爲軍器使。

裴垍言于上曰。承璀首唱用兵。疲弊天下。卒無成功。陛下縱以舊恩不加顯戮。豈得全不貶黜。以謝天下乎。李

絳奏曰。陛下不責承璀。他日復有敗軍之將。何以處之。若誅之。則同罪異罰。彼必不服。若釋之。則誰不保身而玩寇乎。上即罷承璀中尉。中外相賀。

以權德輿同平章事。

上問宰相爲政寬猛何先。權德輿對曰。秦以慘刻而亡。漢以寬大而興。先後可見矣。上善其言。

冬十月。以任廸簡爲義武節度使。張茂昭爲河中節度使。義武節度使張茂昭請除代。河北諸鎮互遣人說止之。不從。凡四上表。上乃許之。以任廸簡爲義武行軍司馬。茂昭悉以簿書管鑰授之。遣其妻子先行。曰。吾不欲子孫染于汚俗。茂昭既去。都虞候楊伯玉張佐元相繼作

慘

亂將士共殺之。奉廸簡主軍務。時府庫罄竭。閭閻亦空。廸簡無以犒士。乃設糲飯與士卒共食之。居戟門下經月。士卒感之。共請還府。然後得安。上聞之。命以綾絹十萬賜易定將士。授廸簡節鉞。徙茂昭鎮河中。

十一月。以王鍔爲河東節度使。

上左右受鍔厚賂。多稱譽之。上命鍔兼平章事。李藩固執以爲不可。權德輿曰。宰相非序進之官。今鍔既無忠勳。朝廷又非不得已。何爲遽以此名假之。上乃止。鍔有吏才。工于完聚。范希朝以河東全軍出屯河北。耗散甚衆。鍔到鎮之初。兵不滿三萬人。馬不過六百匹。歲餘。兵至五萬人。馬有五千匹。器械精利。倉庫充實。又進家財三十萬緡。上復欲加鍔平章事。李絳諫曰。鍔在太原。雖頗著績效。今因獻家財而命之。若後世何。乃止。

裴垍罷爲兵部尚書

垍得風疾。上甚悼惜之。

十二月以李絳爲中書舍人。

上每有軍國大事。必與諸學士謀之。嘗踰月不見學士。絳等上言。臣等飽食不言。其爲自計則得矣。如陛下何。陛下詢訪理道。開納直言。實天下之幸。非臣等之幸也。上遂召對。白居易因論事。言陛下錯。上色莊而罷。密召絳謂曰。居易小臣不遜。須令出院。絳曰。陛下容納直言。故羣臣敢竭誠無隱。居易言雖少思。志在納忠。陛下今日罪之。臣恐天下各思箝口。非所以廣聰明。昭聖德也。上悅。待居易如初。上嘗欲近獵苑中。至蓬萊池西。謂左右曰。李絳必諫。不如且止。絳嘗面陳吐突承璀專橫。語極懇切。上作色曰。卿言太過。絳泣曰。陛下置臣于腹心耳

目之地若臣畏避左右愛身不言是臣負陛下言之而陛下惡聞乃陛下負臣也上怒解曰卿所言皆人所不能言真忠臣也他日盡言皆應如是遂以為中書舍人

絳嘗從容諫上聚財上曰今政令不及兩河河湟淪于左衽朕日夜思雪祖宗之恥而財力不贍故不得不蓄聚耳不然朕宮中用度儉薄多藏何用邪

辛卯　六年春正月以李吉甫同平章事

吉甫自淮南召還復以前官秉政上尊任之

二月李藩罷為太子詹事

李吉甫復相藩頗沮止會詔授吳少陽淮西節度吉甫旣見上潛欲中藩即奏曰道逢中使假印節與吳少陽臣為陛下恨之上色已變翼日罷藩為太子詹事上嘗與宰相語

及神仙。李藩對曰。秦始至漢武帝。學仙之效。具在前史。太宗服天竺僧長年藥致疾。此古今之明戒也。陛下春秋鼎盛。厲志太平。宜拒絶方士之說。苟道盛德充。人安國理。何憂無堯舜之壽乎。

以李絳爲戶部侍郎。

宦官惡李絳在翰林。以爲戶部侍郎。判本司。上問絳故事戶部皆進羨餘。卿獨無進。何也。對曰。守土之官。厚斂于人以市私恩。天下猶共非之。況戶部所掌。皆陛下府庫之物。給納有籍。安得羨餘。若自左藏輸之內藏以爲進奉。是猶東庫移之西庫。臣不敢踵此弊也。上喜其直。益重之。

夏四月。以盧坦判度支。

或告泗州刺史薛謇有異馬不以獻。事下度支。使巡官

往驗。未返上遲之使品官(內侍省官)劉泰昕按其事。盧坦曰。陛下既使有司驗之。又使品官繼往。豈大臣不足信于品官乎。臣請先就黜免。上乃召泰昕還。

五月。以李惟簡(范陽人。)爲鳳翔節度使。

隴州地與吐蕃接。舊常更入攻抄。人不得息。惟簡以爲邊將當謹守備。蓄財穀以待寇。不當規小利起事。益市耕牛鑄農器以給農之不能自具者。增墾田數十萬畝。屬歲豐稔。公私有餘。販者流及他方。

六月。詔有司省吏員。併州縣。減仕塗。均俸給。

李吉甫奏。中原宿兵見在八十餘萬。商賈僧道不服田畝者什有五六。是常以三分勞筋苦骨之人。奉七分待

復仇之義在列國分爭時法紀不立仇黨相尋不得不激爲此論若承平之世

衣坐食之輩也。今內外官以稅錢給俸者。不下萬員。天下或以一縣之地而爲州。一鄉之民而爲縣者甚衆。舊制。一品月俸三十緡。職田祿米。不過千斛。艱難以來。增置使額。厚給俸錢。大歷中。權臣月至九千緡。州無大小。刺史皆千緡。常袞始立限約。李泌稍復增加。然有名存職廢。或額去俸存。閑劇之間。厚薄頓異。請敕有司詳定。省吏員併州縣。減入仕之途。定俸給之數。于是詔段平仲字秉庸。武威人。韋貫之許孟容李絳同詳定。省併八百八員。諸色流外千七百餘人。

秋九月。梁悅報讐殺人。杖而流之。

富平此唐所置富平縣也。今屬西安府。漢故縣。在今寧夏府靈州。人梁悅報父讐殺

以卑閒細民悍然自抗王章豈可為訓韓愈所議判律令經義為兩端其流弊適足為奸民藉口耳向嘗明著其說讀史者不可不知

秦梁自詣縣請罪敕復讐據禮經則義不同天徵法令則殺人者死宜令都省集議聞奏職方員外郎韓愈議曰律無復讐之條非闕文也蓋不許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許之則人將倚法專殺而無以禁止其端故聖人丁寧其義于經而深沒其文于律其意將使法吏一斷于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宜定其制曰凡復父讐者事發具事申尚書省集議奏聞酌其宜而處之則經律無失其指矣于是杖悅一百流循州隋置今廣東惠州府是

冬十一月弓箭庫使劉希光伏誅以吐突承璀為淮南監軍

憲宗以監軍為罪人示貶之職亦為罰不蔽辜且猶自詡為能斷則其平昔中于閹豎之蠱惑深矣李絳尚稱能直言臣正者所對亦若得之與外其視孔戣覈劾奸邪轉遜一籌矣

希光受羽林大將軍孫璹錢二萬緡。為求方鎮。事覺。賜死。事連知內侍省事吐突承璀。出為淮南監軍。上問李絳。朕出承璀何如。對曰。外人不意陛下遽能如是。上曰。此家奴耳。嚮以其驅使之久。故假以私恩。若有違犯。朕去之輕如一毛耳。試太子通事舍人李涉。知上于承璀恩顧未衰。乃投匭上疏。稱承璀有功。希光無罪。知匭使孔戣見其副章。詰責不受。上疏極言涉姦險欺天。請加顯戮。詔貶涉峽州司倉。李涉。渤之兄。孔戣。字君嚴。巢父從子。峽州。注見前。

十二月以李絳同平章事。

李吉甫復相。多修舊怨。上頗知之。故擢絳為相。吉甫善迎逢上意。而絳鯁直。數爭論于上前。上多直絳而從其言。由是二人有隙。上御延英。吉甫言天下已太平。陛下宜為樂。絳曰。漢文帝時。兵木無刃。家

給人足賈誼猶以爲厝火積薪之下。不可謂安。今法令所不能制者。河南北五十餘州。犬戎腥羶。近接涇隴。烽火屢驚。加之水旱時作。倉庫空虛。此正臣下宵衣旰食之時。豈得謂之太平。遽爲樂哉。上欣然曰。卿言正合朕意。退謂左右曰。吉甫專爲悅媚。如李絳眞宰相也。上嘗問貞元中政事不理。何乃至此。吉甫對曰。德宗自任聖智。不信宰相。使姦臣得乘間弄威福故也。上曰。然此亦未必皆德宗之過。朕幼在德宗左右。見事有得失。當時亦宰相。亦未有再三執奏者。今日豈得專歸咎于德宗邪。卿輩宜用此爲戒。事有非是。當力陳不已。勿畏朕譴責而遽止也。吉甫嘗言人臣不當彊諫。使君悅臣安。不亦美乎。李絳曰。人臣當犯顏苦口。指陳得失。若陷君于惡。豈得爲忠。上曰。絳言是也。吉甫至中書。卧不視事。長吁而已。李絳或久不諫。上輒謂之曰。豈朕不能容受邪。將無事可諫也。吉甫又嘗言于上曰。賞罰人主之二柄。不可偏廢。今惠澤已深。而威刑未振。中外解惰。願加嚴以振之。上顧李絳曰。何如。對曰。王者之政。尚德不尚刑。豈可捨成康文景。而效秦始皇父子者乎。上曰。然。後旬餘于頔入對。亦勸上峻刑。上謂宰相曰。于頔大是姦臣。勸朕峻刑。卿知其意乎。皆對曰。不知也。上曰。此欲使朕失人心耳。吉甫失色。退而抑首。不言笑竟日。

太子寧卒。

大稔。

是歲天下大稔。米斗有值二錢者。

壬辰 七年。春正月。以元義方爲鄜坊觀察使。

義方媚事吐突承璀。李吉甫欲自托于承璀。擢義方爲京兆尹。李絳惡而出之。義方入謝。因言絳私其同年許季同以爲京兆少尹。故出臣鄜坊。專作威福。明日。上以詰絳曰。人于同年。固有情乎。對曰。同年乃四海九州之人偶同科第。情于何有。且陛下不以臣愚備位宰相。宰相職在量才授任。若其人果才。雖在兄弟子姪之中。猶將用之。况同年乎。避嫌而棄才。是乃便身。非徇公也。上

曰善遂趣義方之官。

夏四月以崔羣為中書舍人

上嘉翰林學士崔羣讜直命學士自今奏事必取羣連署然後進之羣曰翰林舉動皆為故事必如是後來萬一有阿媚之人為之長則下位直言無從而進矣遂不奉詔

五月詔蠲淮浙租賦

上謂宰相曰卿輩屢言淮浙去歲水旱近有御史自彼還言不至為災事竟何如李絳對曰臣按淮浙諸道奏狀皆云水旱人流求設法招撫其意似恐朝廷罪之者豈肯無災而妄言災邪此蓋御史欲為姦諛以悅上意

耳顧得其主名按致其法上曰卿言是也國以人爲本聞有災當亟救之豈可復疑之邪因命速蠲其稅上嘗與宰相論治道于延英殿日旰暑甚汗透御服宰相求退上留之曰朕入禁中所與處者獨宮人宦官耳故樂與卿等且共談爲理之要殊不知倦也

秋七月立遂王恒爲皇太子即穆宗

八月魏博節度使田季安卒

季安病軍政廢亂夫人元氏立其子懷諫爲副大使知軍務召牙內兵馬使田興字安道廷玠之子爲都知兵馬使興有勇力頗讀書性恭遜季安淫虐興數規諫季安以爲收衆心欲殺不果未幾季安卒上與宰相議魏博事李吉甫請興兵討之李絳曰魏博不必用兵當自歸朝廷上意以吉甫議爲然絳曰懷諫乳臭子不能自聽斷軍府大權必有所歸諸將不服怨怒必起田氏不爲屠肆則悉爲俘囚何足煩天兵哉然彼自列將

起代主帥。鄰道之所深惡。不倚朝廷之援。則無以自存。故臣以為不必用兵。可坐待魏博之自歸也。上曰。善。

冬。十月。魏博兵馬使田興請吏奉貢。詔以興為節度使。尋賜名弘正。

田懷諫幼弱。軍政皆決于家僮蔣士則。數以愛憎移易諸將。衆皆憤怨。朝命久不至。軍中不安。田興晨入府。士卒大譟。環拜。請為留後。興驚仆。久之起。謂衆曰。汝肯聽吾言。勿犯副大使。守朝廷法令。申版籍。請官吏。然後可。皆曰諾。興乃殺蔣士則等十餘人。遷懷諫于外。自田承嗣據魏博至懷諫。凡四世。四十九年。監軍以聞。上亟召李絳曰。卿揣魏博若符契。吉甫請遣中使宣慰以觀其變。絳曰。今田興奉其土地。兵衆。坐待詔命。不乘此際推心撫納。必待勅使至

彼恃將士表來。然後與之。則是恩出于下。而其感戴之心。非今日比矣。上欲且除留後絳曰田興恭順如此。自非恩出不次。無以深慰其心。上從之。除興節度使。制命至魏州。興感恩流涕。士衆鼓舞。

十一月。遣知制誥裴度宣慰魏博。度字中立。聞喜人。

李絳言。魏博五十餘年不霑皇化。一旦來歸。不有重賞。過其所望。則無以慰士卒之心。使四鄰勸慕。請發內庫錢百五十萬緡以賜之。宦官以爲太多。上以語絳。絳曰。田興不貪專地之利。不顧四鄰之患。歸命聖朝。陛下柰何愛小費而遺大計。不以收一道人心。錢用盡更來。機事一失。不可復追。借使國家發十五萬兵以取六州。期

年而克之其費豈止如此而已乎上悅曰朕所以惡衣菲食蓄聚貨財正欲爲平定四方不然徒貯之府庫何爲十一月遣知制誥裴度宣慰魏博頒賞軍士六州百姓給復一年軍士受賜歡聲如雷成德兗鄆使者數輩見之相顧失色歎曰倔強者果何益乎度爲與陳君臣上下之義與聽之終夕不倦請度徧行所部宣布朝命又奏所部缺官請有司注擬奉法令輸稅賦室屋僭侈者皆避不居鄆蔡恒遣遊客間說多方與終不聽李師道使人謂韓弘曰我世與田氏約相保援今與非其族又首變兩河事亦公之所惡也我與成德合軍討之弘曰我不知利害知奉詔行事耳若兵北渡河我則以兵東取曹州師道懼不敢動

置振武乾元初置振武軍領麟勝二州地在今陝西葭州神水縣天德注見前。營田。

李絳奏振武天德左右良田可萬頃。請擇能吏開置營田。可以省費足食。上從之。命度支使盧坦經度。四年之間。開田四千八百頃。收穀四千餘萬斛。歲省度支錢二千餘萬緡。

吐蕃寇涇州。

吐蕃數入寇。上患之。李絳言。京西京北。始置神策鎮兵。欲以備禦吐蕃。使與節度使掎角相應。今則鮮衣美食。坐耗縣官。每有寇至。節度使邀與俱進。則云申取中尉處分。比及得報。虜去遠矣。縱有果銳之將。聞命奔赴。節度使無刑戮以相制。相視如平交。左右前却。莫肯用命。請據所在之地。割隸本鎮。使號令齊一。則軍威大振。虜

不敢入寇矣。上曰。不知舊事如此。當亟行之。既而神策軍驕恣日久。不樂隸節度使。竟爲宦官所沮而止。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六十

唐

憲宗皇帝

癸巳 元和八年。春正月。權德輿罷。

李吉甫。李絳數爭論于上前。德輿居中。無所可否。上鄙之。故罷。

貶于頔爲恩王傅（名連。代宗子。）

初。頔在山南。憚上英威。爲子季友求尚主。上以普寧公主妻之。因諷使入朝。（德宗時。加同平章事。及是復加司空奉朝請。）既而頔以久留長安。鬱鬱不得志。有梁正言者。自言與樞密使梁守謙同宗。頔使其子敏賂之。求出鎮。久之。正言詐漸露。

敏索還其賂不得誘其奴支解之事覺頔素服詣闕請罪左授恩王傅絕朝謁敏流雷州唐置今廣東雷州府是李友等皆貶官事連僧鑒虛鑒虛自貞元以來以財交權倖受方鎮賂遺厚自奉養吏不敢詰至是權倖爭爲之言上欲釋之中丞薛存誠不可上遣中使詣臺宣旨存誠對曰陛下必欲釋此僧請先殺臣不然臣不奉詔上嘉而從之杖殺鑒虛薛存誠字資明寶鼎人

徵西川節度使武元衡入知政事。

夏六月大水。

上以爲陰盈之象出宮人二百車。

徙受降城此中受降城也注見前于天德軍元和志天德軍本安北都護舊理西受降城天寶中于大同川西築城名曰天安軍移理焉乾元後改爲天德軍西南移永清柵至元和八年復移軍于大同川之舊城。

兵籍僅裝有名無實憲宗平時漫不知省聞絳言而始驚嘗絳罷而節止邊防按閱覘相臣去留何以爲政然元和方有事詰戎不宜簡率若此疑記載者不無舛辭

先是振武（注見前。集覽是條釋振武爲雁門。考雁門節今代州。唐書地理志代州有神武軍。非振武也。集覽誤。）河溢毀受降城。節度使李光進奏請修城兼理河防。李吉甫請徙于天德故城（東南去中受降城二百里）以避河患。李絳盧坦以爲受降城張仁愿所築。當磧口據虜衝要。美水草。守邊之利也。欲避河患。退二三里可矣。天德故城僻處确瘠。烽候不相應接。虜忽唐突。勢無由知。是無故而蹙國二百里也。城使周懷義奏利害與絳坦同。上卒用吉甫策。（時以受降城騎士并隸天德軍。李絳言于上曰。邊兵徒有其數而無其實。將帥但緣私役使。聚其財貨。以結權倖而已。未嘗訓練以備不虞。此不可不于無事之時豫留聖意也。受降兵籍舊四百人。及天德交兵纔五十八。器械一弓而已。故絳言及之。上驚曰。邊兵乃如是其虛耶。卿曹當加按閱。會絳罷相而止。）

秋九月。吐蕃作烏蘭橋。（在今鞏昌府靖遠縣西南烏蘭關外。唐于此置烏蘭縣。後沒于吐蕃。）

初。吐蕃欲作烏蘭橋。先貯材于河側。祖厲河之側也。祖厲音嗟賴。河在靖遠縣西南。北流入于南河。朔方常潛遣人投之于河。終不能成。虜知節度王泌貪。先厚賂之。然後併力成橋。仍築月城守之。自是朔方禦寇不暇。

甲午 九年。春正月。李絳罷。

絳屢以疾辭位。至是。罷為禮部尚書。初。上嘗謂宰相曰。卿輩當為朕惜官。勿用之私親故。李吉甫權德輿皆謝不敢。絳曰。崔祐甫有言。非親非故。不諳其才。諳者尚不與官。不諳者何敢復與。但問其才器與官相稱否耳。若避親故之嫌。使聖朝虧多士之美。此乃偷安之臣。非至公之道也。苟所用非其人。則朝廷自有典刑。誰敢逃之。上以為然。又嘗問絳曰。人言外間朋黨太甚。何也。絳對曰。自古人君所甚惡者。莫若朋黨。故小人譖君子者。必曰朋黨。蓋言之則可惡。尋之則無跡。以此目之。則天下之賢人君子。無能免者。此東漢之所以亡也。願陛下深察之。夫君子固與君子合。豈可必使之與小人合。然後謂之非黨邪。

以吐突承璀爲神策中尉

初。上欲相李絳。先出吐突承璀爲淮南監軍。至是。絳既罷。召還承璀。復以爲左神策中尉。

夏。五月。復置宥州。在今鄂爾多斯右翼前旗。有新舊二州。俱唐置。元和志。廢宥州在鹽州東北三百里。開元二十六年置。寳應後廢。新宥州在廢宥州東北三百里。元和九年置。

李吉甫奏。開元中置宥州。以領降戶。寳應以來。因循遂廢。今請復之。以備回鶻。撫党項。上從之。先是。回鶻屢請昏。朝廷以貲廣未許。李絳言。回鶻凶彊。不可無備。淮西窮蹙。事要經營。萬一北邊有警。則非步騎數萬。不足抗禦。而淮西遺醜。復延歲月之命。爲國家憂。豈特降主之比哉。上不聽。

六月。以張弘靖字元理。延賞子。同平章事。

弘靖。宰相子。少有令名。歷官河中節度使。及是。遂入相。

旨張嘉貞及延賞弘靖。三世爲相。時號其里第曰三相張家。

秋七月。以岐陽公主適司議郎杜悰。字永裕。佑之孫。

翰林學士獨孤郁。權德輿之壻也。上嘆郁之才美。曰德輿得壻郁。我反不及邪。先是尚主皆取勳戚之家。上始命宰相選公卿子弟可居清貫猶言清職者。諸家皆不願。惟杜佑孫悰不辭。遂以悰尚岐陽公主。公主。上長女郭妃曖之女所生。有賢行。杜氏大族。尊行不翅數十人。公主卑委怡順。一同家人禮度。二十餘年。人未嘗以絲髮間指爲貴驕。始至。與悰謀曰。上所賜奴婢。卒不肯窮屈。奏請納之。悉自市寒賤可制指者。自是閨門落然。不聞人聲。

閏月。吳少陽死。

少陽在蔡州。陰聚亡命。抄掠壽州茶山。壽州與六安霍山接界。山多產茶以實其軍。至是死。其子元濟匿喪。自領軍務。初少陽聞吳武陵名。請為賓友。武陵不答。至是。以書喻元濟曰。人情一也。足下反天子。部曲亦欲反足下。易地而處。則情可知矣。先是。少陽判官蘇兆楊元卿大將侯惟清皆勸少陽入朝。及是。元濟殺兆。囚惟清。元卿先奏事在長安。具以淮西虛實及取元濟之策告李吉甫。元濟殺其妻子。而以董重質為謀主。李吉甫言于上曰。淮西非如河北。四無黨援。而國家常宿數十萬兵以備之。勞費不支。失今不取。後難圖矣。上將討之。張弘靖請先為少陽輟朝贈官。遣使弔贈。待其有不順之迹。然後加兵。上從之。遣工部員外郎李君何弔祭。不得入。而還。吳武陵。信州人。董重質。吳少誠之壻。

以烏重允為汝州刺史。

李吉甫以為。汝州捍蔽東都。而河陽宿兵。本以制魏博。今田弘正歸順。則河陽為內鎮。不應屯重兵以示猜阻。

禮部重于宰相是聽說而不中事理彼蓋以爲取士所以儲材也憲宗美其言未幾遂以爲相可謂以言取人而不知任賢之輕重矣

以烏重允兼汝州刺史使徙鎭之加弘正檢校右僕射賜其軍錢二十萬緡弘正曰吾未若移河陽軍之爲喜也

冬十月同平章事李吉甫卒十二月以韋貫之同平章事

吉甫爲淮西地圖未及上而卒上敕其子獻之以貫之同平章事貫之先爲禮部侍郎所取士抑浮華先實行嘗從容奏曰禮部侍郎重于宰相上曰侍郎是宰相除安得重對曰然然爲陛下柬宰相者得無重乎上美其言改尚書右丞未幾遂相

乙未十年春正月吳元濟反制削其官爵發兵討之

吳元濟縱兵侵掠及東畿制削其官爵發十六道兵討之時又詔鄂岳觀察使柳公綽以兵五千授安州刺史李聽討元濟公綽曰朝廷以吾書生不知兵耶即奏請自行許之至安州署聽都知兵馬使選卒六千屬之戒以行營之事一決部將聽感恩畏威如出麾下公綽

宗元黨附叔文自取戮辱韓愈作誌以爲不自愛惜語涉周旋若禹錫既以失身獲譴而還朝尚罔知懲又肆言譏忿其罪當不止與柳同科乃集賢金紫濫當屢叨守正如裴度汲汲薦劉又何爲者韓誌惜宗元不得有力推挽應即指是而發蓋均爲文人氣類陋習所中非正道也

號令整肅。區處軍事。諸將皆懼。士卒在行營者。厚給其家。妻滛泆者沉之于江。士卒皆喜。故每戰皆捷。公綽所乘馬蹶殺圉人。公綽命殺馬以祭之。公綽字寬。華原人。李聽字正思。晟之子。柳

三月。以柳宗元爲柳州柳州唐置。今廣西柳州府是。刺史。劉禹錫爲連州隋置。今州隸廣東。刺史。

王叔文之黨。十年不量移。執政有憐其才。欲漸進之者。悉召至京師。諫官爭言其不可。上亦惡之。皆以爲遠州刺史。宗元得柳州。禹錫得播州。播州注見前。宗元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萬無母子俱往理。欲請于朝。以柳易播。中丞裴度亦以禹錫母老爲上言。上曰。爲人子。不自謹。貽親憂。此則重可責也。度曰。陛下方侍太后。恐禹錫在所宜矜。上良久乃曰。朕所言以責爲子者耳。然不

欲傷其親心。退謂左右曰。裴度愛我終切。禹錫得改連州。宗元善爲文。雖坐廢。名蓋一時。在柳州頗著政績。旣歿。州人懷之。廟于羅池以祀焉。禹錫自朗州還。作元都觀看花詩。語譏忿。當路者不喜。復入爲主客郎中。復作遊元都觀詩。且言始謫十年還京師。道士種桃。其盛若霞。又十四年過之。無復一存。唯兎葵燕麥。動搖春風耳。意諷權近。聞者益薄之。尋以裴度薦爲集賢直學士。度罷。出爲蘇州刺史。以政最。賜金紫。會昌中卒。

田弘正遣其子布將兵助討淮西。

盜焚河陰轉運院。

李師道數上表請赦吳元濟。上不從。師道使大將將二千人趨壽春。聲言助官軍。實以援元濟也。師道素養刺客姦人數十人。說師道曰。用兵所急。莫先糧儲。今河陰院積江淮租賦。請潛往焚之。因刼東都。焚宮闕。亦救蔡

一奇也。師道從之。遣攻河陰轉運院。燒錢帛三十餘萬緡匹。穀二萬餘斛。人情恇懼。多請罷兵。上不許。

夏五月。遣御史中丞裴度宣慰淮西行營。

諸軍討淮西。久未有功。上遣裴度詣行營宣慰。察用兵形勢。度還。言淮西必可取之狀。且曰。觀諸將惟李光顏勇而知義。必能立功。既而光顏數敗賊軍。上以度為知人。知制誥韓愈。亦言淮西三小州。殘弊困劇之餘。而當天下之全力。其破敗可立而待。然所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耳。

六月。盜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武元衡。擊傷裴度首。

上悉以兵事委武元衡。師道客曰。天子所以銳意誅蔡

盜殺宰相事出非常搜捕豈容刻緩乃所司惑於賊人詭計竟爾觀望遷延使非許孟容剴切進言幾欲置之不問及下詔大索又以士則妄告李代桃僵雖元膺偵獲山棚罪人斯得尙欲掩飾前非不加窮治豈足以肅法紀而申國憲

者。元衡贊之也。請密往刺之。元衡死。則他相不敢主其謀。爭勸天子罷兵矣。師道資給遣之。王承宗亦遣牙將尹少卿奏事。且詣中書爲元濟遊說。辭指不遜。元衡叱出之。承宗又上書詆元衡。至是。元衡入朝。有賊自暗中射殺之。取其顱骨而去。又擊裴度傷首。墜溝中。京城大駭。于是詔宰相出入。加金吾騎士。張弦露刃以衛之。賊遺紙于金吾府縣曰。毋急捕我。我先殺汝。故捕賊者不敢甚急。兵部侍郎許孟容見上言。自古未有宰相橫屍路隅。而盜不獲者。此朝廷之辱也。因涕泣。又詣中書揮涕言。請奏起裴中丞爲相。大索賊黨。于是詔內外搜捕。獲賞甚厚。王士則告承宗遣卒張晏所爲。捕得鞫之。詔出承宗表。并議其罪。晏等具服。張弘靖以爲疑。屢言之。上不聽。誅晏等。而師道客潛遁去。

以裴度同平章事。

由是觀之憲宗之平淮蔡蔡亦幸耳非眞能恢弘太宗之業也

度病創臥二旬詔以衞兵宿其第中使問訊不絕或請罷度官以安恒鄆之心上怒曰若罷度官是姦謀得成朝廷無復綱紀吾用度一人足破二賊遂以度爲相度言淮西心腹之疾不得不除且朝廷業已討之兩河跋扈者將視此爲高下不可中止上以爲然悉以用兵事委度討賊愈急初德宗多猜忌朝士有相過從者金吾皆伺察以聞宰相不敢私第見客度奏今寇盜未平宰相宜招延四方賢才與參謀議請于私第見客許之

秋七月詔絕王承宗朝貢

八月己亥朔日食

李師道遣兵襲東都捕得伏誅

師道置留後院于東都潛內兵數百人謀焚宮闕縱兵

殺掠。其小卒詣留守呂元膺告變。元膺發兵圍之。賊衆突出。望山而遁。都城震駭。時留兵寡弱。元膺坐皇城門。部分指使。意氣自若。都人賴以安。東都西南。皆高山深林。民不耕種。專以射獵爲生。人皆趫勇。謂之山棚。元膺設重購以捕賊。數日。有山棚遇賊。走召其儕。引官軍共圍獲之。按驗得其魁。乃中嶽寺僧圓淨。爲師道買田伊闕陸渾山間。以舍山棚而衣食之。捕獲伏誅。圓淨本史思明將勇悍過人。時年八十餘。捕者得之。奮鎚擊其脛。不能折。圓淨罵曰。鼠子折人脛且不能。敢稱健兒。乃自置其脛。教使折之。臨刑歎曰。誤我事。不得使洛城流血。黨與死者。凡數千人。留守將及驛卒數人。皆受其職名。元膺鞫圓淨黨與。始知殺武元衡者。乃師道也。元膺密以聞。上業已討王承宗。不復窮

治。是冬。盜焚柏崖倉。又焚獻陵寢宮永巷。明年春。盜復斷建陵門戟。

九月。以韓弘爲淮西諸軍都統。

初。上以嚴綬在河東。所遣裨將多立功。故使鎭襄陽。且督諸軍討淮西。綬無他材能。但傾府庫以賚士卒賂宦官。擁衆經年。無尺寸功。裴度屢言其軍無政。乃以韓弘爲諸軍都統。弘亦欲倚賊自重。不願淮西速平。時李光顔戰最力。弘欲結之。索得一美婦人。容色絕世。遣使遺之。光顔乃大饗將士。謂使者曰。戰士數萬。皆棄家遠來。冒犯白刃。光顔何忍獨以聲色自娛悅乎。因流涕。坐者皆泣。乃卽席厚贈使者。并妓返之。曰。爲光顔多謝相公。光顔以身許國。誓不與逆賊同戴日月。死無貳矣。

丙申十一年。春正月。張弘靖罷。

王承宗縱兵四掠。幽滄定三鎮皆苦之。爭上表請討承宗。上欲許之。弘靖以爲兩役並興。恐國力不支。請併力平淮西。乃征恒冀。上不爲之止。弘靖乃求罷。出爲河東節度使。

翰林學士錢徽字蔚章吳興人知制誥蕭俛罷。

時羣臣請罷兵者衆。上患之。故黜徽俛以警其餘。

制削王承宗官爵。發兵討之。

韋貫之屢請先取吳元濟後討承宗。曰。陛下不見建中之事乎。始於討魏及齊。而蔡燕趙皆應之。卒致朱泚之亂。由德宗不能忍數年之憤。欲太平之速成故也。上不

聽。諸軍討王承宗者。互相觀望。獨昭義節度使郗士美字和夫。兗州金鄉人。引精兵壓其境。大破承宗之衆于柏鄉隋縣今屬趙州。

二月。以李逢吉字虛舟。元道曾孫。同平章事。

逢吉知禮部貢舉。未已事。即拜同平章事。詔禮部尚書王播字明敭。揚州人。署榜。逢吉險譎多端。既得位。務償好惡。

三月。皇太后王氏崩。諡莊憲。合葬豐陵。

夏閏月。以皇甫鎛涇州臨涇人。判度支。

鎛始以聚斂得幸。

六月。唐鄧節度使高霞寓大敗于鐵城。在今汝寧府遂平縣西南。胡三省注。即文城柵。以其堅不可破。故謂之鐵城。

時諸將討淮西者。勝則虛張殺獲。敗則匿之。至是。大敗不可掩。始上聞。中外駭愕。宰相入見。將勸罷兵。上曰。勝負。兵家之常。今但當論用兵之畧。察將帥之不勝任者易之。兵食不足者助之耳。豈得以一將失利。遽議罷兵邪。于是獨用裴度之言。他人言罷兵者。亦稍息矣。

秋。八月。韋貫之罷。

貫之性高簡。好甄別流品。又數請罷兵。故罷爲吏部侍郎。

九月。李光顏烏重允拔淮西陵雲柵。在今陳州府商水縣故溵水城西南當郾城之東。

先是光顏。重允敗淮西兵于陵雲柵。及是遂拔之。

躍馬衝導罪之細者即平民有犯予杖已足懲畢京兆雖以輦轂爲任亦豈可因衝已導而遽斃軍將公綽此舉非惟草菅人命幾于弄髦王章及上怒詰猶飾辯不已是但知唐突將之無禮而不知專擅者之更非禮也或猶以公綽爲風厲眞不知政術者

加李師道檢校司空。

師道聞拔陵雲而懼。詐請輸款。上以力未能討。加檢校司空。

冬十一月。以柳公綽爲京兆尹。

公綽初赴府。有神策小將躍馬衝其前導。公綽駐馬杖殺之。明日入對。上怒詰之。對曰。京兆爲輦轂師表。今視事之初。而小將敢爾唐突。此乃輕陛下詔命。非獨慢臣也。臣知杖無禮之人。不知其爲神策軍將也。上曰。何不奏。對曰。臣職當杖之。不當奏。上退謂左右曰。汝曹須作意此人。朕亦畏之。

加李光顏等檢校官。

討淮西諸軍近九萬。上怒諸將久無功。命梁守謙宣慰。因留監軍。先加李光顏等檢校官。而詔書切責。示以無功必罰。

十二月。以李愬（字元直。聽之兄。）為唐鄧節度使。

先是。高霞寓兵敗坐貶。以袁滋為彰義節度使。理唐州。滋至州。吳元濟圍其新興柵。（宋白曰。柵在吳房縣西南。吳房故城在今汝寧府遂平縣西。）滋卑辭以請之。元濟由是不復以滋為意。朝廷知之。貶滋。以李愬代之。愬至唐州。知士卒憚戰。謂之曰。天子知愬柔懦。故使拊循爾曹。至于戰攻進取。非吾事也。衆始信而安之。愬親行視士卒。傷病者存恤之。不事威嚴。或以軍政不肅為言。愬曰。吾非不知也。袁尚書專以

思惡懷賊賊易之聞吾至必增備吾故示之以不肅彼必以吾爲儒而懈惰然後可圖也淮西人輕愬不爲備

初置淮潁水運使

楊子院米自淮陰泝淮入潁至項城本漢項縣隋改項城今屬陳州府入溵輸于郾城以饋淮西行營省汴運之費七萬餘緡

丁酉十二年春二月置淮西行縣

淮西被兵數年竭倉廩以奉戰士民多無食采菱芡魚鱉鳥獸食之亦盡多降官軍勑置行縣以撫之

三月淮西文城柵即鐵城注見上降

李愬遣十將軍中小校也馬少良將十餘騎巡邏遇吳元濟捉生虞候丁士良與戰擒之士良元濟驍將常爲東邊

患衆請刳其心。愬許之。士良無懼色。愬命釋其縛。士良請盡死以報德。愬署爲捉生將。士良言于愬曰。吳秀琳據文城柵爲賊左臂。官軍不敢近者。有陳光洽爲之謀主也。光洽勇而輕。好自出戰。請爲公擒之。則秀琳降矣。遂擒光洽以歸。秀琳果以柵降。愬引兵入據其城。秀琳將李憲有才勇。愬更其名曰忠義而用之。于是軍氣復振。人有欲戰之志。既而董昌齡。蔡人。以郾城降。元濟以昌齡爲郾城令。而質其母楊。楊謂昌齡曰。順死賢于逆生。汝去逆而吾死。乃孝子也。從逆而吾生。是戮吾也。會官軍進逼郾城。昌齡乃舉城降。李光顏入據之。元濟聞之甚懼。時董重質守洄曲。一名時曲。在商水縣西南。溵水于此洄曲故名。元濟悉發親近及守城卒詣重質以拒官軍。昌齡授郾城令。兼監察御史。後蔡平而母在。封北平郡太君。

夏五月。罷河北行營。

六鎭討王承宗者兵十餘萬。歷二年無功。月費度支錢十五萬緡。李逢吉及朝士多言宜幷力先取淮西。俟淮西平。乘勝取恒冀。如拾芥耳。上從之。罷河北行營。

李愬擒淮西將李祐。字慶之。史不詳何所人。愬與吳秀琳謀取蔡。秀琳曰。非得李祐不可。秀琳無能爲也。祐有勇畧。守興橋柵。在遂平縣東南。時帥士卒割麥于張柴村。在文城柵之東。愬召廂虞候史用誠以三百騎伏林中。誘而擒之以歸。將士爭請殺之。愬釋縛。待以客禮。時時召祐及李忠義屏人語。或至夜分。他人莫預聞。諸將恐祐爲變。多諫。愬諸軍亦日有牒。稱得賊諜者言祐爲賊內

應。愬恐謗先達于上。已不及救。乃械祐送京師。先密奏曰。若殺祐則無以成功。詔以還愬。愬署散兵馬使。令佩刀巡警。出入帳中。或與同宿。密語達曙。有竊聽者。但聞祐感泣聲。舊軍令。舍賊諜者屠其家。愬除其令。使厚待之。諜反以情告愬。愬益知賊中虛實。嘗遣兵攻朗山。不利。衆皆悵恨。愬獨歡然曰。此吾計也。乃募敢死士三千人。號曰突將。朝夕自教習之。使常爲行備。朗山隋縣。今汝寧府確山縣是。

六月。吳元濟請降。

元濟兵勢日蹙。上表請罪。願束身自歸。詔許之。而爲董重質等所制。不得出。

秋。七月。大水。

以孔戣爲嶺南節度使。

先是明州（唐置。今浙江寧波府是。）歲貢蚶（呼甘反。蚌屬，橫縱其理，五味自充。）蛤（葛合反。小于蚶而殼薄，其文如貝。）水陸遞夫勞費。華州刺史孔戣奏罷之。

至是嶺南擇帥，宰相奏擬數人，上皆不用，曰：頃有諫進蚶蛤者可與也。乃以戣為嶺南節度使。

以裴度兼彰義節度使，充淮西宣慰招討使。崔羣同平章事。（考唐書憲宗紀，崔羣同平章事在是年七月丙辰，與裴度使淮西制同日俱下。通鑑因之。綱目移在九月，今改正。）

諸軍討淮西，四年不克，饋運疲弊。上亦病之。宰相李逢吉等競言師老財竭，意欲罷兵。度獨無言。上問之，度曰：臣誓不與此賊俱生。今請自往督戰。且元濟勢實窘迫，但諸將心不一，不併力迫之，故未降耳。若臣自詣行營，

諸將恐臣奪其功。必爭進破賊矣。上悅。命度以平章事兼節度使。仍充宣慰招討處置使。以戶部侍郎崔羣同平章事。制下。度奏刑部侍郎馬總字會元。扶風人。為宣慰副使。右庶子韓愈為行軍司馬。將行。言于上曰。臣若滅賊。則朝天有期。賊在。則歸闕無日。上為之流涕。御通化門送之。李逢吉不欲討蔡。翰林學士令狐楚字殼士。德棻之裔。與逢吉善。度恐其合中外之勢以沮軍事。乃請改制書數字。且言楚草制失辭。罷之。度遂行。以郾城為治所。先是諸道皆有中使監陳。進退不由主將。勝則先使獻捷。不利則陵挫百端。度悉奏去之。諸將始得專其軍事。戰多有功。

九月李逢吉罷。

逢吉旣與裴度異議。上知而惡之。遂罷爲東川節度使。

初。上爲廣陵王。布衣張宿以辯口得幸。及卽位。累官至比部員外郎。招權受賂。逢吉惡之。上欲以宿爲諫議大夫。逢吉曰。宿小人。豈得竊賢者之位。必欲用宿。請先去臣。上不悅。會逢吉罷。遂竟用宿。張宿本寒人。自云諸生。

李愬攻吳房。入其外城。

李愬將攻吳房。諸將曰。今日往亡。陰陽家說。八月以白露後十八日爲往亡。九月以寒露後二十七日爲往亡。愬曰。吾兵少不足戰。宜出其不意。彼以往亡不吾虞。正可擊也。遂往。克其外城而還。淮西將孫獻忠以驍騎五百追擊其背。衆驚將走。愬下馬據胡牀。令曰。敢退者斬。返旆力戰。斬獻忠。或勸愬乘勝攻其

子城可拔也。愬不聽。引還。

冬。十月。李愬夜襲蔡州。擒吳元濟。檻送京師。

李祐言于李愬曰。蔡之精兵皆在洄曲。守州城者皆羸卒。可以乘虛直抵其城。比賊將聞之。元濟已成擒矣。愬然之。十月。遣掌書記鄭澥白裴度。度曰。兵非出奇不勝。常侍良圖也。愬乃命祐及李忠義帥突騎三千為前驅。自與監軍將三千人為中軍。李進誠將三千人殿其後。軍出不知所之。愬曰。但東行。行六十里。夜至張柴村。盡殺其戍卒及烽子。守烽之卒據其柵。命士卒少休。食乾糒。整羈靮。留五百人鎮之。以斷朗山救兵。又分兵以斷洄曲及諸道橋梁。復夜引兵出。諸將請所之。愬曰。入蔡州取

吳元濟諸將皆失色監軍哭曰果落李祐姦計時大風雪旌旗裂人馬凍死者相望人人自以為必死然畏愬莫敢違夜半雪愈甚行七十里至州城近城有鵝鴨池愬令擊之以混軍聲自吳少誠拒命官軍不至蔡州城下三十餘年故蔡人不為備四鼓愬至無一人知者祐忠義钁鍬也其城以先登壯士從之殺守門卒而留擊柝者使擊柝如故遂開門納衆雞鳴雪止愬入居元濟外宅或告元濟曰官軍至矣元濟不信起聽于庭聞愬軍號令曰常侍傳語應者近萬人始怯曰何等常侍能至于此乃帥左右登牙城拒戰時董重質擁精兵萬餘人據洄曲愬曰元濟所望者重質之救耳乃訪重質家厚撫之遣其子傳道

持書諭重質重質遂單騎詣愬降愬攻牙城燒其南門民爭負芻薪助之門壞執元濟檻送京師且告于裴度是日申光二州及諸鎮兵二萬餘人相繼來降自元濟就擒愬不戮一人自官吏帳下厨廐之卒皆復其職使之不疑然後屯于鞠場以待裴度諸將請曰公始敗于吳房而不取冒大風甚雪而不止孤軍深入而不懼然卒以成功皆衆人所不諭也敢問其故愬曰朗山而不憂勝于吳房而不取朗山不利則賊輕我不爲備矣取吳房則其衆奔蔡并力固守故存之以分其兵風雪陰晦則烽火不接不知吾至孤軍深入則人皆致死戰自倍矣夫視遠者不顧近慮大者不計細若矜小勝恤小敗先自撓矣何暇立功乎衆皆服愬儉于奉已而豐于待士知賢不疑見可能斷所以成功

以李鄘同平章事

初吐突承璀爲淮南監軍鄘爲節度使性剛嚴與承璀

唐自德順不綱方鎮跋扈

互相敬憚。故未嘗相失。承璀既歸。遂引鄘為相。已而鄘至京師。恥由宦官進。遂辭疾。不入見。不視事。未幾罷為戶部尚書。

裴度入蔡州。

度建彰義節。將降卒萬餘人入城。李愬躬具櫜鞬櫜姑勞反。以藏弓。鞬居言反。以藏箭。出迎拜于路左。度將避之。愬曰。蔡人頑悖不識上下之分數十年矣。願公因而示之。使知朝廷之尊。度乃受之。愬還軍文城。度以蔡卒為牙兵。或諫曰。蔡人反仄者尚多。不可不備。度笑曰。吾為彰義節度使。元惡既擒。蔡人則吾人也。又何疑焉。蔡人聞之感泣。先是吳氏父子阻兵。禁人偶語。然燭。有以酒食相過從者罪死。度除其禁。蔡人始知有生民之樂。詔淮西百姓給復二年。近賊四州。免來年夏稅。官軍戰亡者。皆為收葬。給其家。

十一月。帝御門。受俘。誅吳元濟。

甚至刺客殺人鴟張京雒倘何足以爲國幸憲宗力排浮議獨決策于裴度武元衡而元衡又爲盜殺孤注之甘不忘破除積習是以大憝就縛諸藩斂手國勢不至陵夷然事定而氣已盈措置漸乖初政况穆敬以降哉語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詩云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故韓愈惟斷乃成一言洵爲扼要之論

上御興安門受俘。以吳元濟獻于廟社而斬之。初。淮西之人。劫于李希烈吳少誠之威虐。不能自拔。久而老者衰。幼者壯。安于悖逆。不復知有朝廷矣。自少誠以來。遣將出兵。皆不束以法制。聽各以便宜自戰。人人得盡其才。故以三州之衆。舉天下之兵。環而攻之。四年。然後克之。

賜李愬爵涼國公。韓弘等遷官有差。

李祐以功授神武將軍。董重質雖降。上以其爲元濟謀主。欲殺之。李愬奏先許重質不死。乃貶春州（唐置。今肇慶府陽春縣。是。）司戶。

以宦者爲館驛使。

舊制。御史一人知驛。至是。詔以宦者爲館驛使。左補闕裴潾（聞喜人。）諫曰。內臣外事。職分各殊。切務在塞侵官之源。絕出位之漸。事有不便。必戒于初。令或有妨。不必在大。

上不聽。

十二月。賜度晉國公。復入知政事。

戊戌 十三年。春正月。李師道奉表納質。并獻三州。

初。李師道謀逆命。幕僚高沐郭昈李公度屢諫之。判官李文會孔目官林英譖沐殺之。昈亦被囚。及淮西平。師道憂懼。公度說之。使遣子入侍。并獻沂海密三州以自贖。師道從之。上遣左散騎常侍李遜。字友道。宗室遠裔。居荊州。詣鄆州宣慰。遜至鄆州。師道先惑其妻之言。中悔。乃嚴兵見遜。遜盛氣正色。責其決語。師道謝曰。既重煩朝使。何敢復有二三。遜歸。言于上曰。師道愚頑反復。必須用兵。既而師道表言。軍情不聽納質割地。上怒。決意討之。

二月。修麟德殿。浚龍首池。在西安府唐東內苑中。引龍首渠之水。自城南注此。起承

暉殿。

上命六軍修麟德殿。龍武統軍張奉國。大將軍李文悅以外寇初平。營繕太多。白宰相。冀有論諫。裴度言之。上怒。貶奉國等。于是浚龍首池。起承暉殿。土木浸興矣。

以李夷簡同平章事。

時李鄘罷相。遂以夷簡同平章事。夷簡相數月。上方委裴度以用兵。夷簡自謂才不及度。求出鎮。乃罷爲淮西節度使。

橫海節度使程權入朝。

權自以世襲滄景。與河北三鎮無殊。內不自安。表請舉族入朝。許之。橫海將士樂自擅。不聽權去。掌書記林蘊諭以禍福。權乃得出。詔以蘊爲禮部員外郎。滄景自程日華。至權

入朝。凡四傳、

十有六年。

夏。四月。王承宗納質請吏、復獻二州。詔復其官爵。

裴度之在淮西也。布衣柏耆。史不詳何所人。以策干韓愈曰。元濟就擒。承宗破膽矣。願得奉丞相書往說之。可不煩兵而服。愈白度。爲書遣之。承宗懼。求哀于田弘正。請以二子爲質。及獻德棣二州。輸租稅。請官吏。弘正爲之請。上許之。弘正遣使送其二子知感知信及二州圖印。至京師。幽州大將譚忠。亦說劉總曰。自元和以來。劉闢李錡田季安盧從史吳元濟。阻兵馮險。自以爲深根固蔕天下莫能危也。然顧盼之間。身死家覆。此非人力所能及。殆天誅也。況今天子神聖威武。苦身焦思。縮衣節食以養戰士。此志豈須臾忘天下哉。今國兵駸駸北來。趙人已獻城十二。忠深爲公憂之。總泣曰。聞先生言。吾心定矣。遂專意歸朝廷。

賜六軍辟仗使印。

舊制以宦官爲六軍辟仗使。如方鎭之監軍。無印。及張奉國等得罪。至是始賜印。得糾繩軍政。事任專達矣。

六月。癸丑朔。日食。

秋七月。詔諸道發兵討李師道。

先是。上謀討師道。以李光顔爲義成節度使。鎭滑州。及是。下制罪狀師道。令宣武魏博義成武寧。武寧節度領徐泗濠三州。元和二年。置横海兵共討之。

以皇甫鎛程异同平章事。

淮西既平。上浸驕侈。判度支皇甫鎛鹽鐵使程异曉其意。數進羨餘。由是有寵。又以厚賂結吐突承璀。上遂以

爲宰相。制下。朝野駭愕。至于市道負販者亦嗤之。裴度

崔羣極諫其不可。上不聽。度恥與小人同列。求退不許。乃上疏曰。鎛异皆錢穀俗吏。佞巧小人。陛下一旦寘之相位。中外駭笑。況鎛在度支。專以豐取刻與爲務。中外仰給之人。無不思食其肉。比者裁損淮西糧料。幾至潰亂。程异雖人品庸下。然心事和平。可處繁劇。不宜爲相。臣若不退。天下謂臣無恥。臣若不言。天下謂臣負恩。今退既不許。言又不聽。臣如烈火燒心。衆鏑叢體。所可惜者。淮西盪定。河北底寧。承宗斂手削地。韓弘輿疾討賊。豈朝廷之力能制其命哉。直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耳。陛下建升平之業。十已八九。何忍還自墜壞。使四方解體乎。上以度爲朋黨。不之省。鎛自知不爲衆論所與。益爲巧諂以自固。時內出積年繒帛。付度支令賣。鎛悉以高價買之。以給邊軍。其繒帛朽敗。隨手破裂。邊軍聚而焚之。度因奏事言之。鎛于上前引其足曰。此靴亦內庫所出。臣以錢二千買之。堅完可久服。度言不可信。上以爲然。由是鎛益無所憚。程异亦自知不合衆心。能廉謹謙遜。爲相月餘。不敢知印秉筆。故終免于過。其後。上語宰相曰。人臣當力爲善。何乃好立朋黨。度對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君子小人。志趣同者。勢必相合。君子爲徒。謂之同德。小人爲徒。謂之朋

大亂甫戡而遽求仙服藥縱欲由志滿意盈遂爾一蹶不振而穆宗且甘蹈覆轍而不悟非所謂貽謀不臧者乎

黨。外鎮相倚。內實懸殊。在聖主辨其所為邪正耳。

冬。十一月。以柳泌本楊仁晝。更姓名。為台州唐置。今浙江台州府是。刺史。

上好神仙。詔天下求方士。宗正卿李道古曹王皐之子。因皇甫鎛薦山人柳泌。云能合長生藥。泌言天台山名。在今台州府天台縣北。山當斗牛之分。上應台宿。故名天台。多靈草。誠得為彼長吏。庶幾可求。上以泌權知台州刺史。諫官爭論奏。以為人主喜方士。未有使之臨民者。上曰。煩一州之力。而能為人主致長生。臣子亦何愛焉。由是羣臣俱莫敢言。

十二月。田弘正將兵渡河逼鄆州。

先是。弘正請自黎陽渡河討李師道。裴度曰。魏博軍既渡河。即當仰給度支。或與光顏互相疑阻。則必益致遷

延與其度河而不進不若養威于河北宜且使之秣馬厲兵俟霜降水落自揚劉（在今泰安府東阿縣北宋以前為黃河津渡處）渡河直指鄆州則賊衆搖心矣上從之是月弘正將魏博全師自楊劉度河距鄆州四十里築壘城中大震既而魏博義成軍送所獲鄆州牙將夏侯澄等四十餘人上皆釋勿誅各付行營驅使曰若有父母欲歸者優給遣之朕所誅者師道而已於是賊中聞之降者相繼

己亥十四年春正月遣中使迎佛骨至京師貶韓愈為潮州（隋置今廣東潮州府是）刺史

先是功德使上言鳳翔法門寺塔有佛指骨相傳三十年一開開則歲豐人安來年應開請迎之上從其言至是佛骨至京師留禁中三日歷送諸寺王公士民瞻奉

捨施惟恐弗及。刑部侍郎韓愈上表諫。畧曰。昔者黄帝
皆享壽考。百姓安樂。當是時。中國未有佛也。漢明帝時。
始有佛法。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以
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
三度捨身施佛。竟爲侯景所逼。餓死臺城。事佛求福。乃
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信。亦可知矣。夫佛與中國言
語不通。衣服殊製。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恩。假如其身
尚在。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
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于境。不令惑衆也。況其身死已
久。枯朽之骨。豈宜以入宮禁。乞付有司。投諸水火。永絶
根本。斷天下之疑。絶後代之惑。佛若有靈。能作禍福。凡
有殃咎。宜加臣身。上
天鑒臨。臣不怨悔。上得表大怒。將加愈極刑。裴度崔
羣言愈雖狂。發于忠懇。宜寬容以開言路。乃貶潮州刺
史

二月。平盧都將劉悟執李師道斬之。
田弘正李愬屢敗平盧兵。李師道發民治城塹。役及婦

人民懼且怨。都知兵馬使劉悟（悟先于宣武逃至滑將潞師道迎而用之）

兵萬餘人屯陽穀（陽穀縣今屬兗州府）以拒官軍。務爲寬惠。使士

卒人人自便。軍中號曰劉父。或謂師道曰。悟專收衆心

恐有他志。師道潛遣二使齎帖授行營副使張暹。令斬

悟。暹素與悟善。懷帖示之。悟召諸將謂曰。悟與公等。不

顧死亡以抗官軍。誠無負於司空。今司空信讒。來取悟

首。悟死。諸公其次矣。且天子所欲誅者。獨司空一人。今

軍勢日蹙。吾曹何爲隨之滅族。欲與諸公還入鄆州。奉

行天子之命。豈徒免危亡。富貴可圖也。有後應者。皆立

斬之。衆懼。皆曰。惟都頭命。（軍中稱都將爲都頭）乃令士卒夜半飯

行。人銜枚馬縛口。天未明。悟先遣十人宣言劉都頭至。

比悟軍至城下。城中譟譁動地。子城門已洞開。牙中兵不滿數百。皆投弓矢于地。悟勒兵捕師道與二子斬之。慰諭軍民。斬贊師道逆謀者。二十餘家。文武將吏且懼且喜。函師道父子三首。送田弘正營。弘正大喜。露布以聞。淄青等十二州皆平。自李正已據淄青。至師道凡三世。五十四年而滅。上命戶部侍郎楊於陵宣撫淄青。分其地為三道。以鄆曹濮為一道。淄青齊登萊為一道。兗海沂密為一道。自廣德以來。垂六十年。藩鎮跋扈。河南北三十餘州。自除官吏。不供貢賦。至是。盡遵朝廷約束矣。裴度纂述蔡鄆用兵以來。帝之憂勤機畧因侍宴獻之。請內印出付史官。帝曰。如此似出朕志。非所欲也。弗許。

以劉悟為義成節度使。

上欲移悟他鎮，恐悟不受代，復須用兵。密詔田弘正察之。弘正日遣使者修好，以觀其所為。悟得鄆州三日，教手搏而庭觀之，搖肩攘臂離坐以助其勢。弘正聞之笑曰：是何能為。密表以聞。上乃以悟為義成節度使。悟聞制下，手足失墜，明日遂行，而弘正已將數道兵至城西矣。先是，賊數遣人入關，截陵戟，焚倉場，流矢飛書，以動京師。有司督察甚嚴，終不能絕。及弘正閱李師道簿書，有賞殺武元衡人王士元等及賞潼關蒲津吏卒案，乃知覊者皆吏卒受賂容其姦也。弘正送士元等十六人，詔有司鞫之，皆欵服，悉誅之。

夏四月。詔諸道支郡（旁郡也。）兵馬並令刺史領之。

晉武平吳賴成者獨有杜預而山濤則云吳平之後方勞聖慮其言可謂知要憲宗倚任裴度河南北得以撲隳擴清可謂有為之主既而鎛异並進度且不

橫海節度使烏重允奏曰河朔藩鎭所以能旅拒朝命者由諸州縣各置鎭將領事收刺史縣令之權也歸使刺史各得行其職則雖有姦雄如安史必不能以一州獨反也臣所領德棣景三州已舉牒各還刺史職事應在州兵並令刺史領之故有是詔其後河北諸鎭惟橫海最為順命由重允處之得宜故也

裴度罷為河東節度使

度在相位知無不言皇甫鎛之黨擠之詔度以平章事鎭河東鎛專以掊克取媚人無敢言者獨諫議大夫武儒衡（衡字廷碩元衡從父弟）上疏言之鎛自訴于上上曰卿欲報怨邪鎛乃不敢言（史館修撰李翺上疏曰定禍亂者武功也興太平者文德也今陛下既以武功

安其位中興之業自虧一
簣乎此可見處成功之難

定海內。若遂革獘事。復舊制。用忠正而不疑。屏邪佞而不邇。改稅法。不督錢而納布帛。絕進獻。寬百姓租賦。厚邊兵以制戎狄。數訪問待制官。以通塞蔽。此六者。政之根本。太平所以興也。陛下既已能行其難。若何不為其易乎。以陛下天資上聖。如不惑近習容悅之辭。任骾骨正直之士。與興大化。可不勞而成也。若其不然。臣恐大功之後。逸欲易生。進言者必曰。天下既平。陛下可以高枕自逸。則太平未可期也。 李翺。字習之。趙郡人。

秋。七月。宣武節度使韓弘入朝。

弘始入朝。上待之甚厚。弘獻馬三千。絹五千。雜繒三萬。金銀器千。而汴之庫廄。尚有錢百餘萬緡。絹百餘萬匹。馬七千匹。糧三百萬斛。

羣臣上尊號。

曰元和聖文神武法天應道皇帝。自淮西用兵以來。度支鹽鐵。及四方爭進奉。謂之助軍。賊平。又進奉。曰賀禮。曰助賞。及是。上加尊號。又進奉。亦曰賀禮。于是左右軍中尉。各獻錢萬緡。

以令狐楚同平章事。

時程异卒。楚與皇甫鎛同年進士。故鎛引以爲相。

八月。以韓弘爲司徒兼中書令。張弘靖爲宣武節度使。

弘累表請留京師。故有是命。弘靖鎮宣武。繼弘嚴猛之後。代以寬簡。民便安之。

魏博節度使田弘正入朝。

上待之甚厚。弘正三表請留。不許。乃加兼侍中。遣還鎮。弘正恐一旦物故。魏人猶以故事繼襲。故兄弟子姪皆仕諸朝。上皆擢居顯列。朱紫盈廷。時人榮之。

庫部員外郎李渤病免。

渤使陳許還。言臣過渭南諸縣。人多流亡。舊三千戸者。今纔千戸。迹其所以然。皆由以逃戸稅攤于比鄰。致驅

迫俱逃。聚斂之臣。刻下媚上。惟思竭澤。不慮無魚。乞降詔書禁絶。計不數年。人皆復于農矣。執政見而惡之。渤遂謝病歸東都。

冬。十月。安南遣將楊清討黃洞蠻。西原蠻之屬。有黃氏者。居黃橙洞。是爲黃洞蠻長。唐書南蠻傳。西原蠻。居廣容之南。邕桂之西。清作亂。殺都護李象古。道古之兄。象古以貪縱苛刻失衆心。清世爲蠻酋。象古召爲牙將。命將兵討黃洞蠻。清因人心怨怒。夜還襲州。陷之。初。蠻賊黃少卿。自貞元以來。數反覆。桂管觀察使裴行立。耀卿從孫。容管經略使治容州。今梧州府容縣是。陽旻字公素。惠元子。欲徼倖立功。爭請討之。上從之。嶺南節度使孔戣屢諫曰。此禽獸耳。不足與論是非。不聽。大發江湖兵。會二管入討。士卒多

瘴死。安南乘之。遂殺都護。二管亦彫弊。惟戣所部晏然。

後楊清爲安南將士所殺。而黃少卿久未得平。韓愈上言黃家賊居無城郭。依山傍險。尋常亦各營生。急則屯聚相保。比緣經畧使多不得人。侵欺虜縛。以致怨恨。遂攻劫州縣。侵暴平人。或聚或散。終亦不能爲事。裴行立陽旻意在邀功。獻計征討。邕容兩管。經此凋弊。殺傷疾疫。十室九空。如此不已。臣恐嶺南未得寧息。兼此賊徒亦甚傷損。厭苦必深。若赦其罪戾。遣使宣諭。必望風降服。仍擇素有威信者爲經畧使。處置得宜。自無侵叛。時不能用。

吐蕃圍鹽州。

吐蕃十五萬衆圍鹽州。刺史李文悅竭力拒守。凡二十七日。吐蕃不能克。靈武牙將史奉敬人。靈州 言于朔方節度使杜叔良。請兵解圍。叔良以二千五百人與之。奉敬行旬餘。無聲問。朔方人以爲俱沒矣。無何。奉敬自他道

出吐蕃背吐蕃大驚潰去奉欽督擊大破之

貶裴潾為江陵令

柳泌至台州驅吏民采藥歲餘無所得而懼逃入山中浙東觀察使捕送京師皇甫鎛李道古保護之上復使待詔翰林服其藥日加燥渴起居舍人裴潾上言藥以愈疾非朝夕常餌之物況金石酷熱有毒又益以火氣殆非五藏所能勝也古者君飲藥臣先嘗之乞令獻藥者先餌一年則眞僞可辯矣上怒貶潾

崔羣罷

初帝問宰相元宗之政先理而後亂何也羣對曰元宗用姚崇宋璟盧懷愼蘇頲韓休張九齡則理用宇文融

李林甫楊國忠則亂。故用人得失。所繫非輕。人皆以天寶十四年安祿山反。為亂之始。臣獨以為開元二十四年罷張九齡相。專任李林甫。此理亂之所分也。願陛下以開元初為法。以天寶末為戒。乃社稷無疆之福。皇甫鎛深恨之。及羣臣議上尊號。皇甫鎛欲增孝德字。羣曰。言聖則孝在其中矣。鎛言于上曰。羣于陛下。惜孝德二字。上怒。時鎛給邊軍不時。又多陳敗之物。軍士怨怒。流言欲為亂。李光顏憂懼欲自殺。遣人訴之。上不信。京師恟懼。羣具以聞。鎛密言于上曰。邊賜皆如舊制。而人情忽如此者。由羣鼓扇將以賣直。歸怨于上也。上以為然。出羣為湖南觀察使。于是中外切齒于鎛。

以狄兼謩字汝諧。仁傑族曾孫。為左拾遺

中書舍人武儒衡有氣節，好直言，上器之，顧待甚渥。人皆言其且入相。令狐楚忌之，思有以沮之，乃薦兼謩才行，擢左拾遺。楚以兼謩為仁傑之族，乃自草制辭，盛言天后竊位，姦臣擅權，賴仁傑保佑中宗，克復明辟。儒衡泣訴于上曰：臣曾祖平一在天后朝，辭榮終老。上由是薄楚之為人。

庚子十五年春正月，帝暴崩于中和殿。考唐書憲宗紀，正月宦者陳弘志反，皇帝崩。又王守澄傳，守澄與內常侍陳弘志弒帝于中和殿。舊書紀，時帝暴崩，皆言內官陳弘志弒逆，史氏諱而不書。據此則憲宗被弒，史臣特諱言之耳。通鑑考異以茲事曖昧，不能測其虛實，故但云暴崩。范祖禹以穆宗不能討賊，故舊史存疑而已。綱目因通鑑，亦書暴崩。劉友益、尹起莘皆以為著當時君臣不能討賊之罪。汪克寬則以為當依漢平、隋文例書弒。其說紛然不一。今于提綱仍依綱目，而以新舊書紀傳及考異諸說並注于此。

上服金丹，多躁怒，左右宦官往往獲罪，有死者。人人自

危。至是暴崩于中和殿。時人皆言內常侍陳弘志弑逆。其黨類諱之。不敢討賊。但云藥發。外人莫能明也。

閏月。太子卽位。是爲穆宗。

諸宦官王守澄等。共立太子卽皇帝位。以吐突承璀嘗欲立澧王惲憲宗次子。爲太子。守澄等于是殺承璀及惲。劉友益曰。唐世宦官弑君立君始此。

貶皇甫鎛爲崖州司戶。以蕭俛段文昌同平章事。

輟西宮卽西內。殯在焉。臨朝。集羣臣于月華門外。唐東西內皆有月華門。在殿之西。宣制貶鎛。市井皆相賀。上議命相。令狐楚薦俛。俛亦鎛同年進士。上欲誅鎛。俛及宦官救之。得免。

柳泌伏誅。貶李道古爲循州司馬。

以薛放河中寶鼎人。為工部侍郎。丁公著字平子吳人。為給事中。放公著先為東宮侍讀。及上即位。未聽政。即召二人入侍禁中。參預機密。欲以為相。二人固辭。

尊貴妃郭氏為皇太后。

初。憲宗即位。羣臣累表請立妃郭氏為后。憲宗以妃宗門彊盛。恐正位之後。後宮莫得進。託以歲時禁忌。不許。至是。乃尊為皇太后。

上與羣臣皆釋服。

二月。赦天下。

上御樓肆赦。事畢。盛陳倡優雜戲而觀之。又幸左神策軍。觀手搏。監察御史楊虞卿字師皐。弘農人。上疏曰。陛下宜延

問羣臣。惠以氣色。使進忠若趨利。論政若訴冤。如此而不昇平者。未之有也。衡山人趙知微。亦上疏諫上遊畋無節。上雖不能用。亦不罪也。

以柳公權（字誠懸。公綽弟。）為翰林侍書學士。

上見公權書跡。愛之。問曰。卿書何能如是之善。對曰。用筆在心。心正則筆正。上黙然改容。知其以筆諫也。

夏五月。以元稹為祠部郎中。知制誥。

初稹為江陵士曹。與監軍崔潭峻善。上在東宮。聞宮人誦稹歌詩而善之。及即位。潭峻歸朝。薦稹。上以為知制誥。朝論鄙之。會同僚食瓜于閣下。有青蠅集其上。武儒衡以扇揮之曰。適從何來。遽集于此。同僚皆失色。儒衡意氣自若。

六月。葬景陵。在同州府蒲城縣南金幟山。

賀善贊曰。憲宗志平僭叛。所向有功。可謂中興之主。然有二病。一任宦闕。一好進奉。至于末年。信惑異端。身陷大禍。豈不重可惜哉。

以崔羣爲吏部侍郎。

上召羣對別殿。謂曰。朕升儲副。知卿爲羽翼。對曰。先帝之意。久屬聖明。臣何力之有。

太后居興慶宮。

太后居南內。每朔望。上帥百官詣宮門上壽。上性侈。所以奉太后者尤華靡。

秋七月。令狐楚罷。

楚爲山陵使。不給工人傭直。收其錢十五萬爲羨餘以

獻。怨訴盈路。故罷之。楚出爲宣歙觀察使。以崔植同平章事。已而楚再貶衡州刺史。崔植。字公修。祐甫之子。

八月。浚魚藻池。在長安縣北唐故禁苑內。雍錄。池中有山。山上建魚藻宮。

九月。大宴。

上甫過公除。即事遊畋聲色。賜與無節。欲以重陽大宴。拾遺李珏字待價。淮陰人。帥其同僚上疏曰。元朔未改。山陵尚新。雖陛下就易月之期。俯從人欲。而禮經著三年之制。猶服心喪。合讌內庭。事將未可。上不聽。已而羣臣入閤。諫議大夫鄭覃。珣瑜子。崔郾。字廣略。邠之弟。等五人進言。陛下宴樂多過。遊畋無度。又晨夕與近習倡優狎暱。賜與過厚。夫金帛皆百姓膏血。非有功不可與。雖內藏有餘。願陛

下愛之時久無閤中論事者上始甚訝之謂宰相曰此輩何人對曰諫官上乃使人慰勞之曰當依卿言宰相皆賀然實不能用也上嘗謂給事中丁公著曰聞外間人多宴樂此乃時和人安足用爲慰公著對曰此非佳事恐漸勞聖慮上曰何故對曰自天寶以來公卿大夫競爲遊宴沈酣晝夜獿雜子女不愧左右如此不已則百職皆廢陛下能無獨憂勞乎願少加禁止乃天下之福也獿與猱同言如猱之雜也

冬十月成德節度使王承宗卒詔以田弘正代之王承元爲義成節度使

王承宗卒其下秘不發喪立承宗之弟承元承元時年二十曰諸公未忘先德不以承元年少使攝軍務承元請盡節天子以遵忠烈王王武俊賜謚忠烈之志諸公肯從之乎衆許諾承元乃視事于都將聽事不稱留後表請除

帥諸將及鄰道爭以故事勸之皆不聽詔以田弘正爲成德帥承元移鎭滑州諸將諠譁不受命承元以詔旨諭之謂曰諸公意甚厚然使承元違天子詔其罪大矣昔李師道未敗朝廷嘗赦其罪師道欲行諸將固留之其後殺師道者亦諸將也諸將勿使承元爲師道則幸矣大將李寂等固留承元承元斬以徇軍中乃定（成德自李寶臣至王承元入朝更二姓傳五世凡五十九年）

吐蕃寇涇州

涇州奏吐蕃入寇距州三十里告急求救以中尉梁守謙爲神策行營都監并發八鎭全軍救之邠寧兵以神策受賞厚皆愠曰人給五十縑而不識戰鬭者彼何人

邪。常額衣資不得而前冒白刃者此何人邪洶洶不止。節度使李光顏。親爲開陳大義然後軍士感悅而行將至涇州。吐蕃懼而退。

幸華淸宮

上將幸華淸宮。宰相帥兩省官詣延英門三上表切諫。上不聽諫官伏門下。至暮乃退。明日。上自複道出城幸華淸宮獨公主駙馬。中尉。兵千人扈從。晡時還宮。

穆宗皇帝

辛丑 長慶元年春。正月。詔河北諸道。各均定兩稅。

蕭俛罷。

俛介潔疾惡。爲相重惜官職。少所引拔。西川節度使王

播大修貢舉。且以賂結宦官。求爲相。段文昌復左右之。詔徵播詣京師。俛屢爭之。言播纖邪。不可以汙台司。上不聽。俛遂辭位。時段文昌亦罷。以杜元穎同平章事。王播爲鹽鐵使。播奏約榷茶額。每百錢加稅五十。李珏等諫曰。榷茶近起貞元多事之際。今天下無虞。所宜寬橫斂之目。而更增之。百姓何時當得息肩。不從。杜元穎。如晦五世孫。

盧龍節度使劉總棄官爲僧。以張弘靖代之。

總既殺其父兄。心常自疑。數見父兄爲祟。常于府舍飯僧。使爲佛事。晚年恐懼尤甚。又見河南北皆從化。奏乞棄官爲僧。詔從之。總奏分所屬爲三道。以幽涿營爲一道。平薊嬀檀爲一道。請除張弘靖。薛平爲節度使。瀛莫爲一道。請除盧士玫爲觀察使。弘靖先在河東。以寬簡得衆。總以燕人桀驁。日

久。故奉弘靖以安輯之。平。嵩之子。知河朔風俗。而盡誠于國。士玫則總妻族之親也。總又盡擇麾下宿將有功難制者朱克融克融。滔之孫。等送京師。乞加奬拔。使燕人有慕羨朝廷祿位之志。又獻征馬萬五千匹。然後削髮委去。總尋卒于定州。自劉怦得幽州。至總棄官。凡三世。三十六年。是時上方酣宴不以天下爲意。崔植。杜元穎不知安危大體。苟欲崇重弘靖。惟割瀛。莫二州以士玫領之。餘皆統于弘靖。朱克融輩久羈旅京師。至假匄衣食。日詣中書求官。植。元穎不之省。尋勒歸本軍。驅使克融輩皆憤怨。

夏四月。貶錢徽李宗閔爲遠州刺史。楊汝士爲開江唐縣。爲開州治。開州。注見前。令。

翰林學士李德裕。字文饒。吉甫之子也。以中書舍人李宗

黨爭始李巳之黨亂朝常至通關節於貢舉是以先進引後進其為門戶紛爭以連株蔓尤不可究詰矣若時人稱美錢徽不奏入私書此更鼓說既行私書則掌舉者已屬納入關節且未必止段李二人而已徽即下愚肯自言耶史書之不足信如此

閔嘗對策，譏切其父。恨之。宗閔又與翰林學士元稹，爭進取有隙。右補闕楊汝士與禮部侍郎錢徽掌貢舉。西川節度使段文昌、翰林學士李紳，（字公垂。敬元曾孫。）各以書屬所善進士。及榜出。二人所屬皆不預。而鄭覃弟朗、裴度子譔、宗閔壻蘇巢、汝士弟殷士及第。文昌言于上曰。今歲禮部殊不公。所取皆以關節得之。上以問諸學士。德裕、稹、紳皆以為然。上乃命覆試。黜朗等十人。而貶徽等。或勸徽奏二人屬書。上必寤。徽曰。苟無愧心。得喪一致。奈何奏人私書。豈士君子所為耶。取而焚之。時人多之。

自是德裕、宗閔各分朋黨。各相傾軋。垂四十年。

五月。遣使冊回鶻崇德可汗。（保義可汗死。冊所嗣為毘伽崇德可汗。）以太和

長公主憲宗女。妻之
吐蕃聞唐與回鶻婚寇青塞堡回鶻奏以萬騎出北庭
萬騎出安西拒吐蕃以迎公主。
秋七月盧龍軍亂囚節度使張弘靖推朱克融爲留後。
弘靖驕貴自尊政事多委幕僚韋雍輩皆年少輕薄嗜酒豪縱裁刻軍士糧賜數以反虜詬之謂曰今天下太平汝曹能挽兩石弓不若識一丁字由是軍中人人怨怒會雍出逢小將策馬衝其前導雍命杖之河朔軍士不貫與慣同受杖不服雍白弘靖繫治之是夕士卒連營呼譟作亂囚弘靖殺雍等迎朱克融爲留後衆以判官張徹長者不殺徹罵曰汝何敢反行且族滅衆共殺之弘靖坐貶吉州刺史。未幾瀛州軍亦亂執觀察使盧士玫送于克

融。

成德兵馬使王庭湊。回鶻阿布思之種。王武俊養以為子。因冒姓。殺節度使田弘正。起復田布為魏博節度使討之。

初田弘正徙鎮成德。自以久與鎮人戰。有父兄之仇。乃以魏兵二千自衛。請度支供其糧賜。戶部侍郎崔倰。字德長。祐甫從子。剛褊無遠慮。恐開事例。不肯給。弘正不得已。遣魏兵歸。都知兵馬使王庭湊果悍陰狡。潛謀作亂。以魏兵故不敢發。及魏兵去。夜結牙兵。殺弘正。自稱留後。逼監軍奏求節鉞。朝廷震駭。魏博節度使李愬聞變。素服流涕。令將士曰。魏人所以得通聖化。安寧富樂者。田公之力也。今鎮人不道。輒敢害之。是輕魏以為無人也。諸

公受田公恩宜如何報之。衆皆慟哭。深州刺史牛元翼
趙州人。成德良將也。愬使以寶劍玉帶遺之曰。昔吾先人以此劍立大勳。吾又以之平蔡州。今以授公。努力翦庭湊。元翼以劍帶狥于軍報曰。願盡死。會愬病作。不果出兵。乃復起田布爲魏博節度使。布固辭不獲。與妻子賓客訣曰。吾不還矣。悉屏旌節導從而行。未至魏州三十里。被髮徒跣。號哭而入。居于堊室。月俸千緡。一無所取。賣舊產。得錢十餘萬緡。以頒士卒。舊將老者兄事之。

詔諸道討王庭湊。以牛元翼爲深冀節度使。庭湊圍深州。

九月。吐蕃遣使來盟。以劉元鼎爲吐蕃會盟使。

命宰相與吐蕃使者論訥羅盟于城西。遣元鼎入吐蕃。亦與其宰相以下盟。今西藏衛地伊克招之門右。有唐碑。上刻長慶初。與吐蕃會盟之文。

增冶鑄以開其源禁私蓄積以廣其流錢價既平則輸稅亦便安得謂之厲民乃不揣其本舍錢法而爭稅法於陵之論蓋本諸陸贄而所見尤屬膚末未爲通達國體

至今完好。番語謂大爲伊克。廟爲招。伊克招。猶言大廟也。

詔兩稅皆輸布絲纊。

自定兩稅法以來。錢日重。物日輕。民所輸三倍其初。戶部尚書楊於陵言。錢者所以權百貨。貿遷有無。所宜流散。不應蓄聚。今稅百姓錢。藏之公府。又開元中。天下鑄錢七十餘爐。歲入百萬。今纔十餘爐。歲入十五萬。入綱目誤作八。今依通鑑改正。又積于富室。流入四夷。如此則錢焉得不重。物焉得不輕。今宜使天下輸稅課者。皆用穀帛。廣鑄錢而禁滯積及出塞者。則錢日滋矣。從之。

冬十月。以王播同平章事。

播爲相。專以承迎爲事。未嘗言國家安危。

諸葛亮出師先以君側輔翊得人爲亟其意雖非自爲避讒之計然貞邪不並立所關於治亂消長者大矣稹助弘簡阻抑軍奏可見小人羽翼既成卽宿望元勲不能措手豈不大可畏耶穆宗雖爲解官而恩遇如故謬矣

以裴度爲鎭州行營都招討使。

以魏弘簡爲弓箭庫使元稹爲工部侍郎。

翰林學士元稹與知樞密魏弘簡深相結求爲宰相由是有寵稹無怨于裴度但以度先達重望恐其復有功大用妨已進取故度所奏軍事多與弘簡從中沮之度上表曰陛下欲掃蕩幽鎭先宜肅清朝廷河朔逆賊祇亂山東禁闈姦臣必亂天下是則河朔患小禁闈患大小者臣與諸將必能剪滅大者非陛下覺悟制斷無以驅除臣蒙陛下委付之意不輕遭姦臣抑損之事不少若朝中姦臣盡去則河朔逆賊不討自平若姦臣尚存則逆賊縱平無益表三上上雖不悦以度大臣不得已

罷弘簡樞密解稹翰林而恩遇如故

宿州唐置今屬江南鳳陽府刺史李直臣伏誅

直臣坐贓當死宦官受其賂爲之請御史中丞牛僧孺固請誅之上曰直臣有才可惜僧孺對曰彼不才者安足慮本設法令所以擒制有才之人安祿山朱泚皆才過于人法不能制者也上從之

十二月深州行營節度使杜叔良討王庭湊大敗詔以李光顏代之

初橫海節度使烏重允將全軍救深州獨當幽鎮東南重允宿將知賊未可破按兵觀釁上怒徙重允山南西道而叔良素事權倖宦官薦之詔以代重允至是將諸

道兵與鎮人戰。大敗。詔復以李光顏代之。以朱克融爲平盧節度使。

自憲宗征伐四方。國用已虛。及上即位。賞賜無節。而幽鎮用兵久無功。府藏空竭。執政以王庭湊殺田弘正而克融囚張弘靖。罪有輕重。請赦克融。專討庭湊。上從之克融既得旌節乃出張弘靖盧士玫。

壬寅二年。春正月。盧龍兵陷弓高。注見前。

先是。弓高守備甚嚴。有中使夜至。守將不內。旦乃得入。中使大詬怒。賊諜知之。他日僞遣人爲中使夜至。守將遽內之。賊衆隨入。又圍下博。中書舍人白居易上言曰。自幽鎮逆命。朝廷徵兵十七八萬。四面攻圍。已逾半年。王師無功。賊勢猶盛。弓高既陷。糧道不通。下博深州。饑窮日甚。由節將太衆。其

心不齊。未立功者或已拜官。已敗衂者不聞得罪。既無懲勸。以至遷延。請令李光顏將諸道勁兵。從東速進。開弓高糧路。合下博諸軍。解深邢重圍。與元翼合勢。令裴度將太原全軍。兼招討舊職。四面壓境。觀釁而動。若乘虛得便。即令同力翦除。若戰勝賊窮。亦許受降納欵。如此則夾攻以分其力。招諭以動其心。必未及誅夷。自生變故。仍詔光顏選留諸道精兵。餘悉遣歸本道。蓋兵多而不精。豈惟虛費資糧。兼恐撓敗軍陳故也。諸道監軍。請皆停罷。衆齊令一。必有成功。疏奏不省。下博。漢縣。故城在今直隸深州。

魏博將史憲誠建康人。作亂。節度使田布死之。詔以憲誠為節度使。

初。田布從弘正在魏。善視牙將史憲誠。及為節度使。遂寄以腹心。軍中精鋭。悉以委之。至是布以魏兵討鎮。軍于南宮。漢縣。今屬冀州。以饋軍不繼。發六州魏博六州也。綱目誤作六軍。今改正。租賦以供軍。將士不悅。憲誠因鼓扇之。會有詔分魏博

田布父子並盡忠唐室其父旣爲庭湊所戕布復因憲誠扇亂捐軀以殉節烈尤爲可憫乃贈卹弗及璽討弗加轉授憲誠以節鉞其何以慰忠魂而戢奸猾

軍與李光顏使救深州布軍遂潰多歸憲誠布獨與中軍八千人還魏復召諸將議出兵諸將益偃蹇曰尚書能行河朔舊事則死生以之若使復戰則不能也布歎曰功不成矣即日作遺表曰臣觀衆意終負國恩臣旣無功敢忘即死伏願陛下速救光顏元翼毋使義士忠臣皆爲河朔屠害奉表號哭拜授幕僚李石字中玉襄邑王神符五世孫乃入啓父靈抽刀而言曰上以謝君父下以示三軍遂刺心而死憲誠聞之遂喻衆以河朔舊事衆擁憲誠爲留後詔以爲節度使憲誠雖外奉朝廷然內實與幽鎮連結

二月以王庭湊爲成德節度使遣兵部侍郎韓愈宣慰其

軍。

庭湊圍牛元翼于深州。官軍三面救之。皆以乏糧不能進。時諸軍匱乏衣糧饋運在途即邀奪之其懸軍深入者皆凍餒無所得。雖李光顏亦閉壁自守。朝廷不得已以庭湊爲成德節度使。而遣韓愈宣慰其軍。庭湊雖受命。不解深州之圍。詔愈至境。更觀事勢勿遽入。愈曰。止君之仁。死臣之義。遂往至鎮。庭湊拔刃弦弓以逆之。及館。甲士羅于庭。庭湊言曰。所以紛紛者。乃此曹所爲。非庭湊心。愈厲聲曰。天子以尚書有將帥材。故賜之節鉞。不知尚書乃不能與健兒語邪。甲士前曰。先太師爲國擊走朱滔。血衣猶在。此軍何負朝廷。乃以爲賊乎。愈曰。汝曹尚能記先太師則善矣。夫逆

順之爲禍福豈遠邪自祿山思明以來至元濟師道其子孫有今尚存者乎田令公以魏博歸朝廷子孫孩提皆爲美官王承元以此軍歸朝廷弱冠建節劉悟李祐皆爲節度使汝曹亦聞之乎庭湊恐衆心動麾之使出謂愈曰侍郎來欲何爲愈曰神策諸將如牛元翼者不少但朝廷顧大體不可棄之耳尚書何爲圍之不置庭湊曰卽當出之因與愈宴禮而歸之未幾元翼將十騎突圍出深州上之初卽位也兩河略定蕭俛段文昌以爲天下已平漸宜消兵請密詔軍鎭每歲百人之中限八人逃死上方荒宴不以國事爲意遂可其奏軍士落籍者皆聚山澤爲盜及幽鎭作亂一呼而亡卒皆集詔徵諸道兵討之皆臨時召募烏合之衆以行又諸節度既有監軍主將不得專號令戰小勝則飛騎奏捷自以爲功不勝則迫脅主將以罪歸之悉擇軍中驍勇以自衛遣羸弱者就戰故每戰必敗又凡用兵

舉動皆自禁中授以方略。朝令夕改。不知所從。不度可否。惟督令速戰。中使道路如織。故雖以諸道十五萬之衆。裴度元臣宿望。烏重允。李光顏。皆當時名將。討幽鎮萬餘之衆。屯守踰年。竟無成功。財竭力盡。崔植。杜元穎王播爲相。皆庸才無遠略。朱克融。史憲誠。及庭湊。皆以節帥授之。由是再失河朔。迄于唐亡。不能復取。

以傅良弼字安道。清河人。爲沂州刺史。李寰史不詳里系。爲忻州刺史。

樂壽本漢樂成縣。隋改名。明省。故城在今河間府獻縣。兵馬使傅良弼。博野本晉博陸縣。後魏更名。今縣屬保定府。鎮遏使李寰所戍在幽鎮之間。朱克融王庭湊互相誘脅。二人不從。各以其衆堅壁。賊竟不能取。故賞之。

崔植罷。以元稹同平章事。裴度爲司空東都留守。

稹怨度。欲解其兵柄。故勸上雪王庭湊而罷兵。以度爲司空平章事東都留守。諫官爭上言。時未偃兵。度有將

相全才不宜置之散地上乃命度入朝然後赴東都

以李聽為河東節度使

初聽為羽林將軍有良馬上為太子遣左右諷求之聽以職總親軍不敢獻及河東缺帥上曰李聽不與朕馬是必可任遂用之

昭義節度使劉悟執監軍劉承偕

承偕恃恩陵轢悟數衆辱之陰與磁州刺史張汶謀縛悟送闕下悟知之諷其軍士殺汶圍承偕欲殺之幕僚賈直言河朔舊族先為李師道幕僚責悟曰公欲為李司空耶安知軍中無如公者悟遂謝直言免承偕而囚之上詔悟送承偕悟不奉詔會裴度入朝上問度宜如何處置度請

天下之苦用兵。正以強藩滋擾。生民處財匱力殫之時。無識者苟圖姑息。將自貽水深火熱之憂。寧知自拔耳。穆宗甫嗣服。即以優假除官。大啓憲宗遺緒。是前此雖苦兵。尚能用兵。後此并無兵可用。而益苦矣。唐祚之衰。猶可復起哉

流承偕于遠州。必得出。上從之、悟乃釋承偕。自是悟浸驕欲效河北三鎮。招聚不逞、章表不遜。

三月。詔內外諸軍將士有功者。奏與除官。

初。上在東宮。聞天下厭苦憲宗用兵。故即位務優假將卒。以求姑息。詔神策六軍。及南牙常參武官。悉加獎擢。諸道大將久次及有功者。悉奏聞除官。于是商賈胥吏。爭賂藩鎮。牒補列將而薦之。即升朝籍。士大夫皆扼腕嘆息。

武寧副使王智興作亂。詔以爲節度使。

先是節度副使皆以文吏爲之。上以智興有勇略。欲用之于河北。故授爲武寧副使。已而詔遣智興以精兵三

干討幽鎭。崔羣忌之奏請以爲他官。未報。會有詔罷兵。智興引兵先入其境。羣懼。遣使迎勞。且使釋甲而入。智興不從。引兵入府逐羣。遣兵送至埇橋。注見前。遂掠鹽鐵院錢帛。及諸道進奉而返。朝廷以新罷兵。力未能討。以智興爲節度使。

詔留裴度輔政。王播罷。

度入朝不數日。詔以爲淮南節度使。言事者皆謂裴度不宜出外。上亦自重之。制留度輔政。以王播代度鎭淮南。播仍兼鹽鐵轉運使。

夏四月。丁酉朔。日食。

詔免江州逃戶欠錢。

戶部侍郎判度支張平叔言。官自糶鹽。可獲倍利。又請令所由將鹽就村糶易。又乞令宰相領鹽鐵使。以糶鹽多少。為刺史縣令殿最。檢責所在實戶。據口給一年鹽。使其四季輸價。富商大賈有邀截喧訴者。所在杖殺。詔百官議。兵部侍郎韓愈中書舍人韋處厚。字德載。萬年人。皆以為不可。事遂寢。愈以為。城郭之外。少有見錢糶鹽。多用雜物貿易。鹽商無物不取。或賒貸徐還。用此取濟。兩得利便。今令吏人坐鋪自糶。非得見錢必不敢受。如此。貧者無從得鹽。自然坐失常課。如何更有倍利。若令吏人將鹽家至戶到而糶之。必索百姓供應。騷擾極多。又刺史縣令。職在分憂。豈可惟以鹽利多少為之殿最。不復考其理行。又貧家食鹽至少。或有句月淡食。若據口給鹽。依時徵價。官吏畏罪。必用威刑。臣恐因此所在不安。此尤不可之大者也。處厚以為。宰相處論道之地。雜以鹺務。實非所宜。竇參皇甫鎛皆以錢穀為相。卒蹈禍敗。又欲以重法禁人喧訴。夫強人之所不能。事必不立。禁人之所必犯。法必不行矣。平叔

又奏徵遠年逋欠。江州刺史李渤上言。度支徵當州貞元二年逃欠戶錢四千餘緡。當州今歲旱災。田損什九陛下奈何于大旱中。徵三十六年前逋負。詔悉免之。

六月。裴度罷爲右僕射。元稹罷爲同州刺史。

王庭湊之圍牛元翼也。和王傅于方。言于元稹。請遣客間說賊黨。使出元翼。仍賂兵吏部令史。僞出告身二十通。令以便宜給賜。稹皆然之。有李賞者。知其謀。乃告裴度云。方爲稹結客刺度。度隱而不發。賞詣神策告之。詔僕射韓皐等鞫按。事皆無驗。六月。度及稹皆罷相。諫官言度無罪。不當免相。稹爲邪謀。責之太輕。上不得已。削稹長春宮使

以李逢吉同平章事。

逢吉于上有講侍舊恩。逢吉先為東宮侍讀。寄結近倖。召拜兵部尚書李賞告變逢吉實陰使之。唐書。逢吉本傳。裴度。元稹知政。度。嘗條稹憸倖逢吉以為共隙易乘。遂并中之。遣人告變。言于方欲為稹刺度。舊書所載畧同。通鑑考異以為。李賞自告。非由逢吉。今于稹度罷相條依通鑑輯。而以逢吉事畧見于此。裴度。元稹。既罷。逢吉遂復相。

秋七月。宣武押牙李㝏作亂。討平之。

初張弘靖鎮宣武。屢賞以悅軍士。李愿晟子長繼之。薄賞勞而峻威刑。其妻弟竇瑗驕貪。軍中惡之。牙將李臣則等作亂。斬瑗。愿奔鄭州。衆推㝏為留後。監軍以聞。詔三省官與宰相議。時議皆以為宜如河北故事。授㝏節。李逢吉曰。河北之事。蓋非獲已。今若并汴

州棄之則江淮以南亦非國家有矣杜元穎張平叔爭之曰柰何惜數尺之節不愛一方之死乎議未決會宋亳潁州各奏請命帥上大喜逢吉請徵介入朝而以韓弘弟充鎮宣武充素寬厚得衆心脫介旅拒則命徐許兩軍攻其左右而滑軍蹙其北充必得入矣上皆從之介不奉詔忠武李光顏兗海曹華（宋州楚丘人時爲兗海節度使質實以兗海曹華爲西川繆甚）皆以兵討介屢敗其兵韓充入汴境又敗其兵于郭橋（鎭名在開封府祥符縣西北今日郭橋集）初介以兵馬使李質爲腹心及介不奉詔質屢諫不聽會介疽發臥家質擒殺之遂迎充充既視事人心粗定乃密籍軍中爲惡者千餘人一朝悉逐之曰敢少留境內者斬于是軍政大治（李質尋爲金吾大將軍）

冬十一月太后幸華清宮上畋于驪山

十二月立景王湛（帝長子即敬宗）爲太子

上與宦官擊毬于禁中有宦者墜馬上驚得疾不能履地宰相屢乞入見不報裴度三上疏請立太子且請入見言之詔立景王湛爲皇太子上疾浸瘳

初行宣明歷

癸卯三年春二月以牛僧孺同平章事

戶部侍郎牛僧孺素爲上所厚初韓弘以財結中外弘卒孫幼主藏奴與吏訟于御史府上憐之取其簿自閱視凡中外主權多納弘貨獨僧孺不納上大喜遂以僧孺爲相時僧孺與李德裕皆有入相之望德裕出爲浙

西觀察使。八年不遷。以爲李逢吉排已。而引僧孺。由是怨愈深。

夏四月。以鄭權（汴州開封人）爲嶺南節度使。

翼城人鄭注。巧譎傾諂。善揣人意。以醫遊四方。李愬餌其藥頗驗。署爲牙推。浸預軍政。妄作威福。軍府患之。監軍王守澄請去之。愬曰。注。奇才也。將軍試與之語。苟無所取。去之未晚。乃使注見守澄。守澄不得已見之。坐語未久。大喜促膝。恨相見之晚。守澄入知樞密。挈注以西。薦于上。上亦厚遇之。自上有疾。守澄專制國事。勢傾中外。注日夜出入其家。與之謀議。人莫能窺其迹。始則微賤巧宦之士。或因以進。數年之後。達官車馬滿其門矣。

姦吏舞文固法所不恕然使贓吏犯法竟置不誅所謂三尺又安在耶且受賕不已必為枉狥淆黑白以紊典章勢更有相因而至者公綽意為軒輊非明罰勑法之正

工部尚書鄭權家多姬妾。祿薄不能贍。因注通于守澄。以求節鎮。遂得嶺南。

五月。以柳公綽為山南東道節度使。

公綽過鄧縣。鄧城縣也。本漢鄧縣。唐曰鄧城。宋省。故城在今襄陽縣北。此云鄧縣。蓋蒙漢舊縣之文。有二吏。一犯贓。一舞文。衆謂公綽必殺犯贓者。公綽判曰。贓吏犯法法在。姦吏亂法法亡。竟誅舞文者。

六月。以韓愈為京兆尹。

愈為京兆。六軍不敢犯法。私相謂曰。是尚欲燒佛骨。何可犯也。

秋八月。帝幸興慶宮。

上自復道。雍錄。開元中築夾城。自大明宮複道由通化等門。達曲江芙蓉園。外人不知也。幸興

慶宮。至通化門樓、投絹二百匹。施山僧上之濫賜皆此類、不可悉紀。

以裴度爲司空。山南西道節度使。

李逢吉惡度。出之山南。不兼平章事。

九月。復以韓愈爲吏部侍郎。李紳爲戸部侍郎。

李逢吉結王守澄。勢傾朝野。惟翰林學士李紳常排抑之。逢吉患之。而上遇紳厚。不能遠也。會御史中丞缺。逢吉薦紳清直。宜居風憲之地。上以中丞亦次對官。胡三省注。唐中世以後。宰相對延英。既畢。待制官巡對官。皆得引對。總謂之次對官。謂次宰相之後而得對也。可之。會紳與京兆尹韓愈爭臺參。故事、京兆新除。皆詣臺參。逢吉欲激二人使爭。以愈兼御史大夫。免臺參。而紳愈果爭。往來辭語不遜。逢吉奏二人不協。以

愈爲兵部侍郎。紳爲江西觀察使。愈紳入謝。上各令自敘其事。乃深竄。故有是命。

甲辰 四年。春正月。帝崩。太子即位。是爲敬宗。

上餌金石之藥。處士張皐上疏曰。神慮澹則血氣和。嗜慾勝則疾疹作。藥以攻疾。無疾不可餌也。昔孫思邈有言。藥勢有所偏助。令人藏氣不平。借使有疾用藥。猶須重慎。況無疾乎。庶人尚爾。況天子乎。先帝信方士妄言。餌藥致疾。此陛下所詳知也。豈得復循其覆轍乎。上善其言。而求之不已　孫思邈華原人。

既而疾作。命太子監國。宦官欲請郭太后臨朝。太后曰。昔武氏稱制。幾傾社稷。我家世守忠義。非武氏比也。太子雖少。但得賢宰相輔之。卿輩勿預朝政。何患國家不安。自古豈有女子爲天下主而能致唐虞之理乎。取制書手裂之。太后兄太常卿釗亦密上疏曰。若果徇其請。

臣請先帥諸子納官爵歸田里太后泣曰祖考之慶鍾于吾兒是夕上崩太子即位

二月貶李紳爲端州司馬

初穆宗既留李紳李逢吉愈忌之會紳族子虞怨紳以紳平日密論逢吉語告之逢吉益怒使虞與從子仲言（即李訓始名仲言字子訓後更名字子垂）及補闕張又新（深州陸澤人薦之子）伺求紳短及上即位逢吉令王守澄言于上曰陛下之所以爲儲貳逢吉力也如杜元穎李紳輩皆欲立深王（名察後改名悰）（穆宗之弟）時上年十六疑未信會逢吉亦言紳謀不利于上請加貶謫乃貶之又新等猶忌紳日上書言貶紳太輕上許爲殺之朝臣莫敢言獨翰林侍讀學士韋處厚上

疏指述紳爲逢吉之黨所譖上稍開寤會閱禁中文書有穆宗所封一篋發之得裴度杜元穎及紳請立上爲太子疏乃焚譖紳書後有言者不復聽矣

尊皇太后爲太皇太后母王妃越州人爲皇太后

幸中和殿擊毬

自是數遊宴擊毬奏樂賞賜宦官樂人不可悉紀賜宦官服色有今日賜綠而明日賜緋者

三月赦

詔諸道常貢之外無得進奉

以劉栖楚爲起居舍人不拜

上視朝晏百官班于紫宸門外老病者幾至僵踣諫議

棲楚碎首玉階似與朱雲折檻師丹伏蒲同一風節乃其心固不可問也彼蓋黨於逢吉知可倚權臣以為援因而訕上沽直特祖杜欽谷永之故智耳八關十六子之目安能逃公議

大夫李渤白宰相曰。昨日疏論坐晚。今晨愈甚。請出閤待罪于金吾仗。既坐退班。左拾遺劉棲楚獨留。進言曰。陛下富于春秋。嗣位之初。當宵衣求理。而嗜寢樂色。日晏方起。梓宮在殯。鼓吹日喧。令聞未彰。惡聲遐布。臣恐福祚之不長。請碎首玉階。以謝諫職之曠。遂以額叩龍墀。見血不已。李逢吉宣曰。劉棲楚休叩頭。俟進止。棲楚捧首而起。更論宦官事。上連揮令出。棲楚曰。不用臣言。臣繼以死。牛僧孺宣曰。所奏知。門外俟進止。棲楚乃出。待罪金吾仗。于是宰相贊成其言。上命中使就仗并李渤宣慰。令歸。尋擢棲楚為起居舍人。棲楚辭疾不拜。

夏四月。以李虞為拾遺。

李逢吉用事。所親厚者。張又新李仲言李虞劉栖楚李續之姜洽張權輿程昔範等八人。又有從而附麗之者。時人目之為八關十六子。凡有求請者。先賂關子。後達于逢吉。無不得所欲。

盜入清思殿。中尉馬存亮河中人。遣兵討平之。

卜者蘇元明。與染坊供人張韶善。謂之曰。我為子卜。當升殿坐。與我共食。今主上晝夜毬獵。多不在宮。大事可圖也。韶以為然。乃與元明謀結染工無賴者百餘人。匿兵于紫草車。載以入。有疑其重而詰之者。韶急殺之。斬關而入。先是。右軍中尉梁守謙有寵。每兩軍角伎。上常右右軍。至是。上狼狽欲幸右軍。以遠不能。遂幸左軍。左

軍中尉馬存亮走出迎。自負上入軍。遣大將康藝全將騎卒入宮討賊。上憂二太后隔絕。存亮復以騎迎至軍。詔升清思殿。坐御榻。與元明同食。曰。果如子言。元明驚曰。事止此邪。部懼而走。藝全兵至。擊殺之。餘黨悉獲。上乃還宮。盜所歷諸門。監門宦者。法當死。詔並杖之。使仍舊職。存亮不自矜。委權。求出監淮南軍。

五月。以李程字表臣。襄邑王神符五世孫。竇易直字宗元。京兆始平人。同平章事。

上好治宮室。欲營別殿。制度甚廣。李程諫。請以所具木石。同奉山陵。上即從之。既而波斯注見前。獻沈香亭子材。拾遺李漢字南紀。淮陽王道元六世孫。言。此何異瑤臺瓊室。上雖怒。亦優容之。

六月。加裴度同平章事。

初。牛元翼鎮襄陽。數賂王庭湊。以請其家。庭湊不與。聞元翼卒。盡殺之。上聞之。嘆宰相非才。使凶賊縱暴。翰林學士韋處厚言。裴度勳高中夏。聲播外夷。若置之巖廊。委其參決。河北山東。必稟廟算。伏承陛下。當食歎息。恨無蕭曹。今有一裴度。尚不能留。此馮唐所以謂漢文得廉頗李牧。不能用也。臣與逢吉素無私嫌。嘗為裴度無辜貶官。（憲宗時。韋貫之罷相。處厚以考功郎出刺開州。）今之所陳。上荅聖明。下達羣議耳。會上見度奏狀。無同平章事。以問處厚。處厚具言逢吉排沮之狀。李程亦勸上加禮于度。上乃加度同平章事。

處厚奐以危詞聳聽而不知其言之乖謬大臣篤於忠愛苟事切君身當隨時直陳無隱尤宜計儲位少長爲進諫等差乎使其隱微果存此念則心跡叵測罪不容誅即詭飾以抒激切而顯斥先朝罔顧尊親之諱亦豈能掩其不敬處厚於二者皆無可自解尹

夏綏節度使李祐進馬百五十匹却之

侍御史温造字簡輿大雅五世孫彈祐違敕進奉請論如法詔釋之祐謂人曰吾夜半入蔡州城取吳元濟未嘗心動今日膽落于温御史矣

冬十月賜韋處厚錦綵銀器

處厚諫上宴遊曰先帝以酒色致疾損壽臣時不死諫者以陛下年巳十五故也今皇子纔一歲臣安敢畏死而不諫乎上感其言故有是賜

十一月葬光陵在同州府蒲城縣北堯山

十二月以劉栖楚爲諫議大夫

淮南節度使王播以錢十萬緡賂王守澄求領鹽鐵諫

起華僅責其受賞不辭不從大體立論殊失輕重而敬宗乃感其言非昏庸而何

議大夫獨孤朗等數人請開延英論之上問前庭爭者不在中邪即日除栖楚諫議大夫而竟以播兼鹽鐵轉運使。

罷泗州戒壇。

徐泗觀察使王智興以上生日請于泗州置戒壇。泗州上聖寺有僧伽塔人敬事之故智興于此置戒壇。度僧尼以資福許之自元和以來敕禁此弊智興欲聚貨首請置之于是四方輻輳智興由此貲累鉅萬浙西觀察使李德裕上言若不鈐制至降誕日方停計兩浙福建皆失六十萬丁奏至即日罷之。

敬宗皇帝

逢吉用巽言保全崔發讀史者競以爲善處事而實非也以毆百姓之中人而曳之於庭强項令不惟無過且應獎擢示勸乃蒙罪遇赦而中人復敢執梃隨之是抗王章矣逢吉特謂母老可念而原之豈發罪竟不可赦而中官本無罪乎故逢吉之言於理未明即李渤之言亦於理未盡

乙巳寶曆元年春正月赦。

上祀南郊還。御丹鳳樓。赦天下。先是鄠令崔發。武城聞五坊人毆百姓命擒以入。曳之于庭。詰之。乃中使也。上怒。收發繫臺獄。是日與諸囚立金雞下。唐制。赦日。衛尉建金雞說見李訓鼓宣詔。乃釋囚。忽有品官注見前數十人。執梃亂捶發。氣絕數刻始蘇。詔復繫之。給事中李渤上言。縣令曳中人。中人毆御囚。其罪一也。然縣令所犯在赦前。中人所犯在赦後。中人橫暴。若不早正刑書。臣恐四夷藩鎮聞之。則慢易之心生矣。諫議大夫張仲方亦上言曰。鴻恩將布于天下。而不行御前。霈澤徧及于昆蟲。而獨遺崔發。上皆不聽。張仲方。九齡從曾孫。李逢吉從容言于上曰。崔發輒曳中人。誠大不敬。然其母年垂八十。故相韋貫之之姊。自發下獄。積憂成疾。陛下方以孝理天下。所宜矜念。上乃愍然曰。比諫官但言發冤。未嘗言其

不敬亦不言有老母如卿所言朕何爲不赦之即命中使釋其罪送歸家仍慰勞其母母對中使杖殺四十

牛僧孺罷

牛僧孺以上荒淫媟倖用事又畏罪不敢言但累表求出乃升鄂岳爲武昌軍以僧孺爲節度使僧孺過襄陽節度使柳公綽服櫜鞬候于館舍將佐曰襄陽地望高于夏口此禮太過公綽曰奇章公甫離台席方鎮重宰相所以尊朝廷也竟行之　奇章公牛弘封號僧孺其裔孫故以稱之

二月浙西觀察使李德裕獻丹扆六箴

上遊幸無常昵比羣小視朝月不再三大臣罕得進見德裕獻丹扆六箴一曰宵衣以諷視朝稀晚二曰正服以諷服御乖異三曰罷獻以諷徵求玩好四曰納誨以

諷侮褻讜言。五曰辨邪。以諷信任羣小。六曰防微。以諷輕出遊幸。上優詔答之。其納誨箴畧曰。漢驁流湎。舉白浮鍾。魏叡侈汰。陵霄作宮。忠雖不忤。善亦不終。以規爲瑱。是爲塞聰。防微箴畧曰。亂臣猖獗。非可遽數。元服莫辨。觸瑟始作。柏谷微行。豺豕塞路。覩貌獻餐。斯可戒懼。二箴尤最明切。上雖褒答。而不能用。故後卒及于禍。漢驁。成帝名。魏叡。明帝名。元服。任宣子欲刺漢宣事。觸瑟。馬何羅欲刺漢武事。俱具前。柏谷。漢武帝微行至柏谷。逆旅主人欲攻之。其嫗覩容貌非常。殺雞作食獻之。

夏四月。羣臣上尊號。赦天下。

赦文但云左降官已量移者。宜與量移。不言未量移者。韋處厚上言。逢吉恐李紳量移。故有此處置。如此則是應近年流貶官。因李紳一人皆不得量移也。上即追改之。紳由是得移江州刺史。

秋七月。鹽鐵使王播進羨餘絹百萬匹。

播領鹽鐵。誅求嚴急。正入不供。而羨餘相繼。

造競渡船。荊楚歲時記。屈原以五月五日投于汨羅。人傷其死。並以舟楫拯之。至今競渡。是其遺俗。自唐以後。刻舟為龍鱗而綵繪之。謂之龍舟。

詔王播造競渡船二十艘。計用轉運半年之費。張仲方等力諫。乃減其半。

八月。昭義節度使劉悟卒。

悟卒。子從諫匿喪。謀以悟遺表求知留後。司馬賈直言責之曰。爾父提十二州地歸朝廷。其功非細。祇以張汶之故。自謂不廉。淋頭。胡三省注。今人謂廉為不潔。竟至羞死。爾孺子何敢如此。父死不哭。何以為人。從諫恐。乃發喪。既而朝廷[illegible]語

遺表議者皆言上黨內鎮與河朔異不可許李絳上疏以爲劉悟死已數月從諫未嘗與已將其兵衆必不盡與同謀但速除近地一將令兼程赴鎮從諫未及布置而新帥已至軍心自有所繫然後續除從諫一刺史必無違拒時李逢吉王守澄計議已定竟不用絳等謀以從諫爲留後

冬十月殺袁王名紳順宗子長史武昭

昭有才力裴度討淮西時奬用之度遣昭說吳元濟元濟臨以兵辭不撓厚禮遣還得署軍職累奏爲刺史及度斥外昭以袁王長史居京師頗有怨言時李程與李逢吉不協程族人水部郎中仍叔激怒昭云程欲與君官顧逢吉持不可昭愈怒因酒酣對金吾兵曹茅彙言欲刺逢吉逢吉聞之張權輿以其語告逢吉會度請入覲逢吉欲因昭事以傾度顯度前用昭之罪乃令人告之由是昭彙皆下獄逢吉黨李仲言諷彙誣昭

同幽秦始各有滅亡之故。自明皇以失政播遷。穆宗以服餌短祚。咎皆自取。此數君者。雖不幸驪山。其能倖免乎。穆時敬宗方在諒陰。遊畋遊觀。權輿若以此

與程同謀。不然。且死。彙不可。曰。誣人以自免。不為也。獄成。昭杖死。仍叔仲言彙。皆遠貶。武昭之獄。李逢吉欲借以傾裴度。新舊書所載皆然。而通鑑于此事。畧不及逢吉。葢以新舊書之言。皆出李讓夷。敬宗實錄。讓夷。德裕之黨。故深詆逢吉。通鑑不以為然。于是逢吉。詭謀秘跡。多不具載。而考異于八關十六子。且為之辨。其說不足據。綱目不考正史原文。于武昭之死。書曰伏誅。亦未為核實。今于綱特改書。目則兼採新舊書輯之。

十一月。幸驪山溫湯。

上欲幸驪山溫湯。左僕射李絳。諫議大夫張仲方等。屢諫不聽。拾遺張權輿伏紫宸殿下。叩頭諫曰。昔周幽王幸驪山。為犬戎所殺。秦始皇幸驪山而國亡。元宗宮驪山而祿山亂。先帝幸驪山而享年不長。上曰。驪山若此之凶耶。我宜一往以驗彼言。幸溫湯還。謂左右曰。彼

糾繩則辭正而理當不比之務而歸罪驪山亦殊昧進言體要矣

叩頭者之言安足信哉

以李絳為太子少師分司東都

僕射李絳好直諫。李逢吉惡之。故事。僕射上日。蒞任之日宰相送之。百官立班。中丞列位于庭。尚書以下每月當牙。元和中。以舊儀太重。削去之。御史中丞王播恃逢吉之勢。與絳相遇于塗。不之避。絳引故事上言。僕射國初為正宰相。禮數至重。儻人才忝位。自宜別授賢良。若朝命守官。豈得有虧法制。乞下百官詳定。議者多從絳議。上聽行舊儀。至是以絳有足疾。出之東都。

丙午二年。春二月。以裴度為司空同平章事。

言事者多稱裴度賢。不宜棄之藩鎮。上數遣使勞問度

因求入朝。逢吉之黨大懼。百計毀之。先是民間謠云。緋衣小兒。裴字也。坦其腹。度字也。天上有口。吳字也。被驅逐。言吳元濟被擒也。又長安城中有橫亘六岡。如乾象。度宅偶居第五岡。舊于第五岡置元都觀與善寺。以鎮其地。度宅署與元都觀相對。張權輿上言度名應圖讖。宅占岡原。不召而來。其旨可見。上雖少年。悉察其誣謗。待度益厚。度至京師。復知政事。度初至。朝士填門。度留之飲。京兆尹劉栖楚附度耳語。侍御史崔咸舉觴罰度曰。丞相不應許所由官呫囁耳語。度笑而飲之。栖楚不自安趨出。度在中書。左右忽白失印。聞者失色。度飲酒自如。頃復白已得之。度亦不應。或問其故。度曰。此必吏人盜之以印書券耳。急之則投諸水火。緩之則復還故處。人服其識量。崔咸字重易。博平人。所由官。唐人府縣官之稱。栖楚尹京兆故云。

三月。罷修東都。

上欲幸東都。諫者甚衆。上皆不聽。已使按修宮闕。裴度從容言曰。國家本設兩都。以備巡幸。然自多難以來。宮闕營壘百司廨舍。率已荒弛。陛下儻欲行幸。宜命有司徐加完葺。然後可往。上曰。從來言事者皆云不當往。如卿所言。不往亦可。會幽鎮皆請以兵匠助修東都。乃敕罷之。

夏。五月。幽州軍亂。殺節度使朱克融。而立其子。秋。八月。都將李載義（自稱常山王承乾之後。）殺之。詔以載義爲盧龍節度使。

遣使迎周息元入禁中。

道士趙歸眞說上以神仙。有潤州人周息元。自言數百歲。上遣中使迎至京師。館之禁中山亭。

九月李程罷。

出爲河東節度使。

冬十一月李逢吉罷。

逢吉屢沮裴度入相而不果。上知度忠。寖疏逢吉。至是。

遂罷爲山南東道節度使。

十二月。宦官劉克明等弒帝于室內。立絳王悟。憲宗子。王守澄等討克明。殺悟。立江王涵。穆宗次子。

上遊戲無度。狎暱羣小。善擊毬。好手搏。禁軍及諸道爭獻力士。又以錢萬緡召募力士。晝夜不離側。又好深夜自捕狐狸。謂之夜打狐。性復褊急。力士或恃恩不遜。輒配流籍沒。宦官小過。動遭捶撻。皆怨且懼。夜獵還宮與宦官

劉克明擊毬軍將蘇佐明等二十八人飲酒上酒酣入室更衣殿上燭滅克明等弑帝于室內克明矯稱上旨命學士路隋（字南式陽平人）草遺制以絳王悟權勾當軍國事又欲易置內侍之執權者於是樞密使王守澄楊承和中尉魏從簡梁守謙定議以牙兵迎江王涵入宮發左右神策飛龍兵進討賊黨盡斬之絳王為亂兵所害時事起倉卒守澄等欲號令中外而疑所以為辭問于學士韋處厚處厚曰正名討罪于義何嫌又問江王踐阼之禮處厚曰詰朝當以王教布告中外以已平內難然後羣臣三表勸進以太皇太后令冊命即位耳守澄等從其言以裴度攝冢宰百官謁江王于紫宸外廡王素

服涕泣。明日即位。更名昂。是爲文宗。

尊母蕭氏閩人。爲皇太后。

時郭太后居興慶宮。寶歷王太后居義安殿。蕭太后居大內。上性孝謹。事之如一。每得珍異。先薦郊廟。次奉三宮。然後進御。

以韋處厚同平章事。

上即位。詔令儀矩一出處厚。遂以爲相。

出宮人。放鷹犬。省冗食。罷別貯宣索。

上自爲諸王。深知兩朝之弊。及即位。勵精求治。去奢從儉。詔宮女非有職事者出三千餘人。放五坊鷹犬。省教坊總監冗食千二百餘員。近歲別貯錢穀。悉歸之有司

宣索組繡雕鏤之物。悉罷之。敬宗之世。每月視朝不過一二。上始復舊制。每奇日視朝。對宰相羣臣。延訪政事。久之方罷。待制官舊雖設之。未嘗召對。至是屢蒙延問。中外翕然相賀。以爲太平可冀。